

零二年通訊

2002 年 — 神劍

Two Perfect Days in San Francisco — 威漢

胡塗嫁女的週末 — 威漢

周兆禧 (Lorac Chow) 近訊

無題 — 林鎮藩

毛紀寬來鴻

倫敦訪友記 — 威漢

旅遊消息

張家界，九寨溝，黃龍之旅 — 陳晶

張家界，九寨溝之旅程 — 威漢

父親 (單倫理) 去世前後 — 單寶珠

追悼唐敏覺學兄 — 威漢

蔡德成哀悼亡妻的一封信

True or False — 唐冬明

編後話

照片集

通訊出版了十多年，每年亦寫這一篇流水帳式的報導，已經成為慣例，變成生活的一部份。自己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這些報導，可作為我自己的“年記”，以留為紀念。年來，多得同學的合作和鼓勵，工作更加容易。多謝你們容許我為各同學作這一項的服務，這根本是一很愉快的事宜，尤其是得到各同學的合作，一切很為容易。

去年通訊，多謝余光源的努力，首次以彩色印出，成績有目共睹。光源是玩電腦的“發燒友”，有電腦至少三部，一應軟件俱全。他對 Adobe Photoshop 有深厚的認識。在通訊所印的幾頁彩色照片，除排版外，並加有中文字樣，看似簡單，其實十分不容易，非有高性能電腦和 Photoshop 的智識不行。在此，再對光源致謝。

通訊在感恩節截稿，所以每期的報導，都是以去年年底的活動為開始。去年十二月灣區唯一訪客是紐約陳維超同學。維超剛在地中海船遊與吾等分手，今日又再喜相逢，在“做冬”日，我們在 Millbrae 市吾等常到的珍寶酒家，一桌十多人共同歡宴。余定一平素忙於教堂事務，當日居然能抽身。定一，子敏，維超等，畢業四十年，是首次會面，高興不在話下。

同學會在十二月八日舉辦同學日，首次在三藩市唐人街的康年酒家舉行，節目包括例行的加冕和選舉。明年同學會會長，由 71 年剛社蔡永松連任，在理事方面，我與威漢，退位讓賢，本社只余光源繼續為理事。胡炎章在唐人街有一柏文，他請我們先到他的柏文小聚。當日，我們十多人出席，黃鎮棠剛遷到灣區，這同學日，剛好是作為他的洗塵宴。康年酒家地方寬敞，場地最為理想，有 Kara-OK 和良好的舞池。可惜培正作風是席終獠獠散，只我們善社幾對夫婦和會長等十多人，繼續享受這酒家的設備，直至見到伙伴們眼光光時才離去。

兩年前千禧年，在舍下我們“守歲”到天明。威漢“番尋味”，兩度安排年宵會。今年他以豪華式過年，在餐館食大餐，訂下酒店房間過夜，如遊客般連玩兩日。他另有專文報導。

方忠是今年第一位訪客，他在香港，事業有成，已經半退休，年來多次造訪灣區。二月廿三日，我們在珍寶酒家，十五人共坐一大圓桌歡宴。子敏不知何故，興致勃勃，對每一味菜都拍照，他並非首次聚餐，這亦不是第一個相機，何以“謀殺菲林”，耐人尋味。飯後，樂基等意尤未盡，附近有新開的港式茶餐室 Broadway Bistro，頗負盛名，各人雖然肚滿腸肥，依然要到此餐室一試“波霸奶茶”。

農曆新年後的春茗聚會，已經多次舉行。三月二日在 Emeryville 的東海酒家舉行。酒家給我們的房間，地方寬敞，兩邊大窗，環境優美，價錢亦與之成正比。飯後到黃鎮棠新買的新居 house warming。鎮棠在印尼多年，居於油公司所轄地區，購物 shopping 通常是要乘公司飛機到星加坡。他聲言，乘機購物，並非 rich and famous，今日能自己駕車到商場，比乘機好得多。他夫婦是橋牌高手，在印尼時常“開檔”，今在灣區，雖然如魚得水，惜乎無“橋”。我環顧灣區同學，雖有多人昔日曾“沈迷”橋牌，但不彈此調久矣，在目前形勢，似乎愛莫能助，寄望將來退休，能重整旗鼓，再續前緣。

四月廿日同學會舉辦春節聯歡，在 Millbrae 香滿樓舉行，吾等參加者十多人。春節會中的節目，由忠社同學主持，其中一項有趣的節目，主持人提出一成語，參加者要以該成語最後一個字為首，再講出另一成語，例如：主持提出「酒色財氣」，參加者要串出「氣勢如虹」或其他以氣字為首的成語，如是要連串地直串出三至五句。吾等在同學合作下，榮獲亞軍，獎品為加州六合彩票二張，可惜與巨獎無緣，只得個吉。

小女慶安，在六月廿九日成婚，多謝威漢撰文報導，更多謝各同學嘗面，祖同與梁成，專誠不遠千里而來，威漢與子華，本來另有其他婚禮，亦捨彼就此，隆情厚意，片言難表謝

意·可惜在婚禮之日，本人以主人家身份，不能與各同學痛飲·現在回想起來，當日自己可能是“暈陀陀”，不知人間何世，多謝威漢與祖同，給我很多的照片，使我能回味無窮·

在婚禮前後，同學們相聚多次，真是三日一大宴，五日又一大宴·六月十九日星期三，首先在珍寶，與祖同洗塵，跟著在廿二日星期六，在鯉魚門又是一海鮮宴·Fremont 市的福滿樓，平靚海鮮著名，我們垂涎已久，廿七日星期四，在福滿樓又大食，澳洲蟹，十三磅青班，每人只卅五元·廿八日，威漢帶隊吃越南餐牛肉七味，卅日，威漢 anniversary 另有一次大宴·最後兩次的聚餐，我本人雖然喉嚨伸出手，亦無緣參與，只能借威漢的報導，夢想其中的歡樂·

八月十七日，黃今是造訪灣區·今是以前在波士頓，多年前回香港浸大任職，現屆退休之年，他打算重回美國，來加州探消息·今是二女一子，全都在培正就讀，在培正同學中，可算是少有·我們又在平靚的福滿樓歡宴·今是將會繼續去南加州·

廿五日，星期日，三藩市同學會舉行秋遊·同學會活動，素來都在星期六舉行·秋遊本來預算借用一電子廠的私家園地舉行，可惜該位同學，失去職位，同學會臨時要再找地方，只能訂到星期日·是日天氣溫和，我，威漢，光源，子敏，啟生，和何鈿德共十人參加·吾等繞湖漫步一周，在四時許到光源家·光源雖有“唱友”同時在家練歌，亦招呼我們在家小敘·晚飯當然又在福滿樓·耀祥，樂基亦“為食”專誠而來，海鮮平靚，難怪·

有喜樂，亦有悲哀·六月中，楊謙珍夫婿唐敏國因心臟病去世，年初在東海酒家春茗時，唐敏國帶著氧氣筒參加，想不到這是最後的一會·八月廿五日，蔡德成太太 Margaret 與大腸癌搏鬥了一年，亦與世長辭，喪禮在卅一日舉行·近廿位同學到教堂弔唁·教堂內掛滿了意義深長的輓聯，喪禮莊嚴動人，同學們都可惜這一對恩愛夫婦，從此人天兩隔，真仍生命無常，無限哀傷·

威漢領導的中國，九寨溝和張家界之行，在九月舉行·他們經二星期的旅遊，剛好回來趕及德成長子的婚禮·德成長子 Mark，去年已安排了在今年九月廿八日成婚，Margaret 亦有遺願，婚禮一定要繼續舉行·是日初秋，天氣直是完美，冷熱適中·婚禮在下午五時，在德成家所在 Emeryville 市的 Community Church 舉行，到賀同學十多人，婚禮並無繁文俗節，是我參加婚禮中最簡短的一個·晚宴接著在離教堂約五六里的 Country Club 舉行·會所位在山腰，俯瞰海灣東部，風景絕佳，同學們興高采烈，可惜在當時氣氛，不宜施行培正傳統·

十一月二日星期六，我們舉行聚餐·這是自春茗以來，唯一的聚餐聚會，參加者十分踴躍，十七擠在一大圓桌，不是食大鑊飯，只是比分為兩桌更高興更熱鬧，而且價錢亦因此比較便宜·威漢，炎章，耀祥，共帶來紅酒五支，可惜在太坐監視下，只能盡其三·飯後到舍下餘興·威漢帶來手提電腦，不知他花了多少時間，把七百多張中國旅遊照片全放入電腦中，借此機會展示同儕，我們看亦要個多鐘頭·有謂張家界，九寨溝風景如此美麗，值得一去，但另一反應為，風景已看過，不必去了·看完照片後，馮啟生公佈，明天星期日是黃鎮棠生日，他已準備好一生日蛋糕，我們只放一枝蠟燭在上，並非意味一枝花，只是相信無人能一口氣吹熄五十多枝蠟燭而矣·我們十多人，以不同的歌喉，同唱生日歌·吃過生日蛋糕後，又是散隊時間·下次聚會，是在十二月·

十二月七日殷旭輝嫁女，十四日為三藩市同學會舉辦的同學日，此將會為本年最後的活動，留待明年報導·

Two Perfect Days in San Francisco

李威漢

一小團善社同學從一九九九年除夕開始便聚在一起渡除夕，今年也不例外。過去兩年都是在外面吃過晚飯後，回到一同學家，閒聊至新年的來臨。九九年宵便在亞劍家清談至年初一的早上七時才散。二千年的除夕在亞威家。是因早一晚已在蔡德成家聊到清晨一時多才回家，除夕守夜到了早上三時許各人便累到贅不住要散隊了。今年因亞劍等人都有節目，餘下亞威，寶珠，耀祥，及炎章四家去共度除夕。亞威，寶珠，耀祥三家更約同由除夕日中午開始慶祝新年來臨。聖誕節後連續數天的風雨。但除夕天，風雨暫停。早上開車去三藩市時，陽光普照聖荷西。抵達三藩市，太陽又再被雨雲蓋著。ROCKY 的公司在除夕日仍然要上班。所以他在清晨五時去上班，提早了在十時下班和亞威們聚合去三藩市金門公園近海旁的 Beach Chalet Brewery Restaurant 和耀祥夫婦會合吃午餐。

Beach Chalet 是在金門公園臨海邊一陳列館二樓。對著太平洋。位置及食物的價格最適合我們的要求。一般午餐的價格都是在十至十五元之間，其中頭檯炸鮮魷魚及它們自己釀啤酒更是一流。午餐 ROCKY 點了鱒魚(stuffed rainbow trout)。惠翠和寶珠點了海鮮意粉(Clam Linguine)，佩珠點了 Fish Taco，耀祥點了 King Salmon，亞威點了 Mahi Mahi BLT 三文治。味道和分量都十分好，中午後，Beach Chalet 開始有人龍等待午膳，但我們的仕應生讓我們慢慢一邊閒聊，一邊望著海景，一邊享用我們午餐至二時多。

午餐後，天色開始陰沉，住在灣區這麼多年。都很少像遊客般遊覽三藩市。所以午餐後，我們用這段空檔在海灘漫步。這天來這裡遊覽的人不多。有些在滑浪，有數少孩穿著泳衣在沙灘戲水。而我們卻要穿上厚襪。離開 Beach Chalet 不遠的 Cliff House 是一比較著名的餐館。因在懸崖邊，望出的海景更為壯觀。一如出國旅行一樣，有機會使用走路來作運動。自從購買了數碼相機後，有機會我便拍攝。沙灘上的路人，海鳥，烏鴉都成為了我的拍攝角色。陰霾的天色，沒有烈日是給與拍攝最好的光線。

走完沙灘後，我們繼續去金門公園漫步。金門公園是一狹長的公園，一邊被 Lincoln Ave 及 Felton Ave 狹著。跨過四十多條街道，一直至海岸。我們比較熟識的是第十九街那段公園。那裡有玫瑰花園，博物館，日本花園，音樂廳及 Stokes Lake 等等。金門公園在海旁的部份有一風車，高爾夫球場等。球場過後有一小湖。湖畔叢林樹立，身處其中，不像是在繁忙都市裡。繞湖一週，回到停車場，已是四時許。也該起程去旅館了。

經過唐人街，警察已將鐵柵安置在路旁準備封鎖街道的。這除夕耀祥在 PARK HYATT 訂了兩間相連的房間。這旅館位於 Embarcadero Center。剛在唐人街及碼頭之間。所以抵達旅館後，便沒有開車的必要。耀祥也訂了在第七碼頭的 WATERFRONT RESTAURANT 吃年夜飯。進入旅館不久，胡炎章夫婦抵達。因訂了六時進餐，我們便啟程從旅館走去第七碼頭。天氣到了這刻仍未有下雨的象徵，天氣預測是新年零晨以後才下雨。所以我們一行八人便順步從旅館到第七碼頭吃飯。因平時多吃中菜，我們選擇了吃西餐。WATERFRONT RESTAURANT 在這晚有特別餐，為了確定餐館為我們留位，耀祥多次打電話去落實。我們的一桌是安排在二樓，可以有海景，但我們可以選擇特別餐或普通餐。但到達時，經理面有難色，說已在閣樓安排好了給我們，位置在樓梯旁。菜單也不是我們心裡預定的大餐。耀祥和經理討論後，眾人更上一層樓。菜單價格也跟著增加。我們心目中，那年夜飯一定會滿座，所以一早定座。那知九一一後，願花費的不多，六點至九點那段晚飯時間只得數桌。而且菜色與價錢絕不相付。份量細少，味道不過如是，招待冷淡，每道菜都快捷上來。誓言明

年不再回這海旁餐廳吃飯。飯後回旅館，耀祥一早準備了零食酒水供應。閒聊至十時半便再回去碼頭等看煙花。此時 EMBACADERO 中心已是人山人海。隨著人潮再回到海旁。九一一在眾人心裡還是留下陰影。見人群中好像有數位中東人走過來，我們便向相反方向走開。結果在碼頭一熱狗店旁找到座位，等看煙花。天上有幾片雨雲，洒了數滴雨。雨剛停，煙花才開始發射。可能也是因九一一之故，市長威利布郎要粉色市容，安定民心，煙花放得特別長久，又燦爛。在警車包圍下，市長也來與民同樂。

午夜，看完煙花再漫步回旅館，開香檳，慶祝新年的來臨。亞威早日從電台聽到西班牙人慶祝新年的一習俗。在午夜鐘打十二時，每響一聲，便吃一鮮葡萄。吃完十二粒葡萄後，那一粒特別甜，明年那月份便特別好運。比如來說，第五粒特別甜，明年五月便會好運。亞威去永和買了一大袋葡萄來守這西班牙人習俗。但整袋葡萄都甜。不用說，在二零零二年善社諸友都是月月好運來臨了。守夜至清晨三時許，亞威在耀祥陪同下，送胡炎章夫婦回他們在唐人街的寓所。

年初一早上一覺醒來已九時半了。從窗望出，街道濕了，知道天文台預料準確。雨是在清晨才下，給我們良好的天氣去看煙花。記得矮林一名句：『地下濕不一定是天下過雨，但天下過雨，則地下一定濕』。早上雨已停，收拾了行裝，和炎章夫婦約了在十一時在華盛頓餐廳一齊吃早午餐。波霸奶茶，一大湯碗牛肉粥，腸粉，豉油皇炒麵，油條，牛利蘇，西餅。吃得肚舒脹又心舒服。午飯後，雖有微雨，眾人仍是一邊閒聊慢步走去碼頭遊覽。年初一，很多店舖都關了門，加上間有微雨，街上遊人不多。轉了一圈，回到唐人街已是三時許，炎章建議去買西餅到他寓所喝下午茶。亞威和耀祥回旅館退房及將行李放回車裡，再回炎章家。清茶，美酒，西餅，又是段一愉快時光。五時許到都板街的『煲仔城』吃晚飯。唐人街很多餐館看來不怎樣，但很多都是平而挾好食。『煲仔城』便是其中之一，惠翠前曾去試過，特別介紹在大餐後應去吃頓經濟晚飯。假如你經過都板街，你有時會見到有人在『煲仔城』門口派菜單拉客，因它是在二樓。新客不會謬謬然上去吃飯。我們點了一條崇魚 (STEEL HEAD) 兩吃，魚湯及時菜炒魚片。多年前，廿多年前吧，活石班魚還不是在唐人餐館流行。要吃活魚便要吃崇魚。崇魚多細骨，切魚片時，要用適當方向去將魚骨切碎。工夫甚多。近日很少餐館將崇魚放在菜單裡。除『煲仔城』外，在 MILBRAE 的珠江也供應崇魚。二食除了湯及炒片外，亦可鼓汁蒸魚頭及魚腩，然後來一個魚片粥。那晚在『煲仔城』除了魚外，還循習俗來了一碟雞，一碟通心菜，一碟豆腐，加上腊味飯。合起來價錢僅比除夕大餐的一瓶紅酒多一點。晚飯完畢，亦是互相告別回家，準備再回復忙碌生活的時刻。這兩天，雖然沒有離開三藩市，但心情有如出外旅行那般舒坦。分手前相約今年除夕再相聚慶祝又一年的來臨。

胡塗嫁女的週末

李威漢

去年在地中海旅遊時，胡塗已宣佈了女兒 Joyce 在今年出嫁。黃祖同遠居英國，一口便答應了來參加婚禮。經過多月來的等待，六月終於來臨。從遠方來參加婚禮除黃祖同外更有梁燊成及羅子華，部份灣區同學在六月廿七日先在菲蒙市的富臨門和遠來的同學聚餐。參加的同學計有胡劍豪，馮啟生，余定一，黃祖同夫婦，梁燊成夫婦，黃鎮棠夫婦，王耀祥夫婦，高子敏夫婦，李威漢夫婦，和余光源夫婦。黃祖同與皇帝蟹有緣，數年前來美，在屋倫的牡丹閣品嚐了亞拉斯加的皇帝蟹，以後每來灣區和同學相聚，必有皇帝蟹上桌。今次也不例外，澳洲的皇帝蟹剛是合時，一蟹三食，上湯煮蟹身，清蒸蟹腳，殼及羔配伊麵。再來一條十七磅重的青斑，也是三吃，頭製湯，炒魚球，紅燒魚腩。加上，一碟豆苗，一碟豆腐，和一碟雞成了一頓九大饋的豐盛晚餐。王耀祥帶來兩瓶紅酒，亞威帶來兩瓶白紅酒，都飲到點滴不餘。梁燊成和黃祖同多年不見，談過不停，飯後問他菜色如何，他說左邊有余一定不停的問，後面要對付黃祖同，吃了甚麼也不知道。飯後移駕去余光源家繼續閒聊。數位同學對攝影甚有興趣。到了余光源家，男仕的主題都是數碼相機。余光源是同學中最先購買數碼相機。現已進入第三部數碼相機。近年來流行用光碟去儲存電腦資料。間接一好處便是翻錄光碟，余光源不知從何處拿到台灣一醜聞的光碟，每位男同學都可以拿一光碟回家觀看。到深夜回家時，梁燊成已談話至喉嚨沙啞了。

翌日 (6/28)，亞威和梁燊成一同去 NAPA 試酒，雖然住在灣區多年，亞威也是第一次自己開車去 NAPA，抵達 NAPA 時已近中午，結果在第一間名不經傳的酒廠試酒，並用午餐，此酒廠是製意大利式的紅酒，入口澀而不醇。開始去找別的酒廠去試酒已近二時。試酒的方式，比起三十年前已大大不一樣。記得初來灣區去 NAPA 遊覽，試酒總是參觀酒廠最後的程序。有專人為酒廠不同的酒作介紹，然後一一品嚐。這次去 NAPA，雖然沒有時間去較有名的酒廠參觀。但得來的印象，有如去酒吧試酒一樣。一張紙上印了四五種不同的紅酒，白紅酒，或香檳，任君品嚐。每樣酒名下面有一簡介，和貼在酒瓶上的資料多少一樣。參觀酒廠無非想多了解酒廠的傳統，或聽一些專家對酒的意見。這次 NAPA 之行，有點失望。回程中經過 M. COSENTINO 酒廠的試酒處（酒廠在 LODI），付十元可品嚐一些昂貴的酒，包括一百元一瓶的紅酒，始終不明為何此瓶酒有人願付一百元去購買。根據解釋，此酒多藏五年味道還更好。此行卻試到了一瓶用 ZINFANDEL 葡萄製的紅酒。一般用 ZINFANDEL 製酒，葡萄的皮在榨汁後便立即拿出來，使到葡萄汁沒有皮的紅色素，或少量的紅色素。這瓶名 CIGARZIN 的 ZINFANDEL 紅酒，色澤有如 CARBENET SAUVIGNON 葡萄製的紅酒一樣，但沒有 CARBENET 那澀味。酒質濃，黏性高（VISCOCITY）。入口濃到好像可以咀嚼的感覺。酒精成份高(14.6%)。梁成買了一瓶，預備晚上吃越南餐時享用。因和黃祖同約了七時半在苗必達市的越南餐廳吃牛肉七味，四時許便開始回程直去苗必達。抵達越南餐廳 ANH HONG，剛是七時半，黃祖同夫婦及馮啟生已在等候。王耀祥因事，決定不來參加。此餐廳著名的是牛肉七味，意是全餐都是用牛肉烹製，點了三份牛肉七味，加上一份燒烤，蔗蝦，兩種越南春卷。又是一頓美好的晚餐。越南餐一般都算是小吃。越南人的喜慶都宴會是中國式的擺酒。牛肉七味除肉類外，還有生菜，不同種類的香菜和用米粉製的，薄到透明的春卷皮。春卷皮乾時很脆，用冷水浸後便變軟。吃牛肉七味，便是用浸軟的春卷皮將，生菜，香菜，牛肉等捲起來，沾魚露吃。在越南餐廳的魚露，為了適合美國客人，都用很少量蒜頭和辣椒在魚露裡。在家裡，我們先將蒜頭和辣椒椿爛，加上青檸檬汁，魚露，水和糖。所以酸甜鹹的味道都在其中。這種越南餐非用手指不可。同時，如好吃辣，加上一瓶凍啤則人生一樂也。更佳者，有機會和老友相聚。因昨晚飲剩一瓶紅酒，余光源約飯後在他家裡再聚。又是閒暇至深夜。

星期六(6/29)是胡塗嫁女的大日子，婚禮及宴會都是在矽谷有名的 VILLA MONTALVO·地點隱蔽在山裡，入了大門，迂迴曲折才能達到·約廿圍桌擺在正門的露台上，對著大樹環繞的草地·西下太陽已投了一大片陰影在露台上，微風吹來，令人心曠神怡·從大門進入，通過後院，上一層石階，才到舉行婚禮的後花園·雖是下午四時，烈日當空，有些觀禮的位置上有大傘去擋住烈日·遲來的只好在烈日下觀禮了·來參加婚禮的善社同學有，馮啟生，伍子英，余定一夫婦，黃祖同夫婦，梁燊成夫婦，黃鎮棠夫婦，王耀祥夫婦，李威漢夫婦，何鈿德夫婦，羅子華夫婦，甄旭輝夫婦，許行夫婦，周哲賜夫婦，胡正夫婦和余光源夫婦·儀式開始，新郎由他的父母伴著隨音樂出來，然後新娘也是由她父母伴隨著出來·因新郎是猶太人，儀式由一猶太人神父主持，其中加插了中國傳統，新人先向父母親敬茶·猶太人習俗是向父母親敬酒·猶太人另一習俗是新郎用腳踏破一玻璃杯，意即把舊的生活踏破，新生活的開始·禮成，在後院有酒水及點心招待客人，讓主家去拍攝照片留念·這婚禮裡，黃祖同和胡正近乎五十年未見面·胡正在培正小學時和黃祖同同班，胡正還記得那時黃祖同名叫黃祖望·兩人依稀還記得對方的面貌·但路上偶遇則未必敢相認了·余光源，李威漢和黃祖同三人手拿著數碼相機去為胡塗『羅』景·並聲言今年的善社通訊增加彩色編幅，眾同學因此大解善囊·即時籌到二百八十元·晚宴的菜由名法國餐館 PAPILLON 包辦，主菜的牛肉及魚都甚為美味·伴郎在給新人的敬詞裡，有句話可圈可點，他祝一對新人在生活上的波浪(UP AND DOWN)都發生在床上·這話與雍正王朝劇集中一笑話有同功之妙·在劇集中，有人要送一詩集給一新郎作結婚禮物，新郎問是否要他對著新婚夫人吟詩·送禮人說，詩集不是要教人『平上去入』的嗎？猶太人一習俗是把新人放在一椅上，將他們拋上拋落·胡塗也在被拋之列·嚇到胡塗神不守舍·本來同學們要在男家前示威善社『錫』外母的傳統，那知沒有人敢去中斷男家的跳舞節目·自行在宴會的露台玩新外母和新外父·在『錫』外母時一些男同學沒有出來參加·亞威大叫不公，亞威嫁女時，培正同學不管是那一社都出來玩新外母，連醉香居的經理也來參加·不管是怎樣，整個晚上同學都歡笑不盡·反是胡塗有點失落惆悵·是不是捨不得女兒出嫁，還是身為主人家，為了不能參與同學大顛大肺的歡笑而惆悵？眾人在宴會最後終結時才散·回到亞威家，亞威將拍下的照片，錄在 CD 上，交給余光源去將所有的照片合為一 CD 給胡塗作記念·

六月卅日(星期日)中午，王耀祥也想和黃祖同及梁燊成送行·結果，由王耀祥在屋倫買點心，帶來亞威家和黃祖同及梁燊成們一起吃午餐，並品嚐梁燊成在 NAPA 購買的 CIGARZIN·黃祖同帶來鴨腳，鴨翅，王耀祥帶來龍蝦伊麵，葡式蛋撻，點心，牛河，加上惠翠煮的雞粥，又是一頓吃不消的午餐·這天也是亞威和亞翠的卅四年結婚週年·卅四年前這一天便是兩人結婚之日·每十七年這六月卅日便會重與星期日在一天·早一星期，在胡塗為黃祖同洗塵時，亞威提到這巧合，眾人一致說要慶祝·所以亞威便匆匆在醉香居安排了一結婚卅四週年的小宴會·晚上參加宴會的有：馮啟生，余定一夫婦，黃祖同夫婦，梁燊成夫婦，王耀祥夫婦，許行夫婦，胡正夫婦和余光源夫婦·更有耀社的關仕清夫婦·亞威像在結婚廿五週年時一樣，暗地買了一枚鑽戒來驚喜亞翠·有人說亞翠整晚俯首弄姿去示出她新的鑽戒·黃祖同及胡正一起，兩人針鋒相對，又是笑個不停，馮啟生為慶會買來三個大蛋糕·吃過蛋糕後，又是要送梁燊成去乘夜機回家了·這樣結束了一喜慶歡樂的週末·

周兆禧近訊

江澤民訪美

Chicago was the first stop when President Jiang Jemin visited U.S. and President Bush in October. He arrived at Chicago at 10:30 am on Tuesday 10/22. He leaved Chicago for Houston at 9:30 am on Wednesday. He visited George Bush ranch on Friday morning and then flew to Mexico.

About 100 people (separated in two groups) in the greater Chicago area were invited to have photo sessions at about 9:00 pm at Jiang's hotel on 10/22. About 60 of the people were the so call kiu-ling (community leaders) and 40 were students from China. Among the invitees, Alex Hugh (Yau Chiu Lim, 1959), Bill Wong (Wong Chong Man, 1963), and myself are Pui Ching alumni. Bill who is at my right side and I were so lucky that we were standing right behind President Jiang and Premier Chien Chi-Sam. Alex is the tall one with crew cut standing at the third row.

We believe that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China is essential to world peace and beneficial to the well being of all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s.

乒乓球賽

I've just finished playing in the Chicago Open Ping Pong Tournament (November 16 and 17). (Note: I've not played in a ping pong tournament for over 15 years). There were 20 teams divided in 5 groups participating in the team competition. Our team ranked about 10th. Somehow, we were lucky to beat our seeded team and be the winner of our group to enter the semi-final. During the semi-final, we faced the team that included the U.S. champion, Ngai-yung Fan, of 2 years ago. He was ranked No. 1 in this tournament. His other teammates included a 7th and an 8th rank players in this tournament. Our team included myself, (ranked 60th out of 90 participants), and a 14th and 15th rank players.

I played the second match assuming Fan would play second also. We guessed correctly. And, I lost graciously to the U.S. Champion. He was very nice to me by allowing me to get a couple of points from each game. However, our 14th rank player played extremely well in upsetting their 7th rank player. And, our 15th rank player upset the 8th rank player. We beat their team. The final score is our team won the bronze medal.

Now, I can bragged that I played in a team that defeated the team that included a U.S. Ping Pong Champion. Vow !!!!!!!!!!!

無題

林鎮藩

每次要寫東西時，都記得在培正考中文時的心情「甚難下筆」，更記得我們的單老師。相信同學們都不知道我現在的名是單老師改的。本來是鎮藩，但在他的上海(國語)廣東音讀來林鎮藩不合韻，他說林鎮藩比較順耳，like they say, the rest is history.可惜的是一直沒有對單老師說一聲多謝。

二月底回港探親時，才知道方忠兄原來是在同日(只差一小時)回港。其實灣區同學與他聚餐時我也在灣區。因為我及太太在灣區的時間不長，所以沒有找各位，請諒。

在港時當然找肥陳。每次都要在港的同學請吃飯(每次到灣區，L.A., N.Y.也如是)那晚到會的有肥陳兄嫂，陳偉仲兄嫂，方忠，梁鑾，黃明中，及鍾毓培。我帶了家父找到那張善社立社時的全體相到會。應該是初三或高一的事(或是小六時代)。當時我們都是小孩子一樣。肥陳看了多次相都找不到他自己在那裡。初時我也找不到他，但到近散席時才給我找到，連肥陳嫂也說是他。黃明中找了很久說找不到自己。但從我看來那是另外一位同學，可能化學張老師說得對了：「有鬚就認老豆」。晚飯那天高佬兄嫂去了大陸，所以沒有參加。後來我及太太去元朗拜訪他的三百多年 compound。他兄嫂來巴士站接我們入鄉時，很多人都向這位出人頭地的鄉老打招呼，多威風。

各位都知道肥陳是太極高手，上次回港時還到他府上找他教幾手，有時我還重看我當時拍的 video tape 來溫習一下。這次他則專車接我到他一位師弟的武術館學些健身氣功。他自己沒時間打太極，因為要照顧在培正讀書的孫子。

在港時忘了買馬票發財，因為有一天方忠兄車去新界的馬會飲茶。那晚則到香港跑馬地的馬會吃舅仔請的晚飯。這是我第一次入馬會(members only)，而且一天去兩間呢！

順祝各位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林鎮藩 10/2002

附：去年四十週年遊船河，10/06/01 回美之後，在高佬兄嫂家再打擾了兩天。美軍開始炸阿富汗那天(10/7)，我和太太駕車到 World Trade Center。交通甚不方便，而且要在離開 WTC 很遠的地方停車。雖然我們到 WTC 時已經是離 9/11 廿多天，但是那裡附近的空氣還充滿了紅毛泥的味。回家途中在我住在 D.C. 的孩子(Ken)家停留了數天。因為 Ken 住的地方很近五角大廈。我們步行去看被炸的五角大廈。下次再北上時會去賓州 Let us roll 的英雄蹟地瞻望一下。

各位同學：

一年又過，諒各位都好。今年五月，陳筠雲二女結婚，婚禮在哥倫比亞大學一個禮拜堂舉行，晚餐在中城餐館。紐約同學大都有參加。蘇宗恭也由賓州來參加。講來很功，她們的女兒在哥大都是同一宿舍。新郎新娘，都是醫生。後一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五月底陳志成同學一家參加女兒在哥大拿到碩士，善社同學多位在唐人街聚餐，歡迎他們一家，很熱鬧。可惜他們停留時間不多，離開時，大家依依不捨。八月唐冬明來紐約開會，和太太一齊來，在皇后區聚餐。冬明自開刀後，身體氣色比以前好多了。九月五號我離紐約飛往北京，準備住六天然後往上海參加善社同學遊張家界及九寨溝。

善社二十五週年重聚之後，紐約同學本應遊長城，那天剛好下一點小雪，帶隊就回程。故我尚未去過長城。此次自己顧了一部車，遊八達嶺，居庸關。爬上去很辛苦，下來更不用講了，腳在發抖。相信再遲幾年，我都爬不上。在北京城內，除了重遊古蹟之外，尚去了成德，那是清朝皇帝夏天避暑之處，聽很多朋友講值得去。那有避暑勝暑出莊和八個大廟。喜歡歷史的朋友就值得去。成德離北京不遠，但所謂之公路還是以前清兵走的路。一有大貨車行，或路就是修理，那就走 detour，時間就長了。再且開車速度最多 40 里左右，單程五，六小時，必需要在成德過夜。再且離開北京，衛生設備不大好，此點心裡做準備。

在上海和各位同學見面，非常高興。在上海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就飛往張家界。旅途一切我不詳告，只寫一切有趣之事。張家界的風景是看風化石，到的第二天就需爬山，走了很多路，回到旅館，房間在三樓，沒有電梯，走上三樓很辛苦，下樓更是痛，試了幾種辦法，結論是倒走下來，肋肉是最不痛。那處地方有中藥浸腳然後按摩。大家因為腳痛腿痛，帶隊一提出，大家就試。果然不錯。第二天行天目山，山頂有位鐵打醫生專等像我們的人光顧。我有空就坐下試下他的鐵打。結果向他買了二支鐵打油。其他同學也試了，把鐵打油買得七七八八，把價錢由三十八元一支講到二十五元。那鐵打醫還到旅館和幾位同學按摩，不亦樂乎。

第二天遊完地方後，帶隊送我們到另一腳按摩地方，講免費服務。二十六人到一間大房，由二十六位學徒服務，先把腳浸入中藥，然後師傅講解他的鐵打油和各種中藥。學徒抓住我們的腳，一邊按照，一邊求我們買藥。師傅謂不二價，不許收花利，想不買都不成，此也是一 marketing skill.

到九寨溝第一晚住黃龍附近海拔一萬尺。兩處都是看瀑布和湖景。由黃龍山下到山上三千尺，很多人都準備好 portable oxygen tank。我開始時每一百步停一下，吸一口氧氣，接著每七十五步，五十步，到半山氧氣用完，慘。遊九寨溝，白天在公園裡用午餐，我幸好買了些康師傅生力麵，沖些熱水又一餐。羅子華和我照了一張吃生力麵的照片，我半點頭在麵裡，可見多餓。

此次遊地方，最好是同學之間友情。回到上海，許多同學第二天回美。我在上海杭州多住五天。舊地重遊，感嘆萬千。吃吃用用很好，空氣就不好。一路回途咳起來。好了，不多寫。祝各位假期快樂

紀寬字 10/22/02

倫敦訪友記

李威漢

十月回台灣開會，同仁提及十一月底在倫敦有一會議，想到過去曾答應去倫敦探訪 Camel，便決定去參加倫敦會議。除了 Camel 外，我用電子郵件與三叔相約坐火車去 Swindon 和他會面，然後去郊區的 country club 午飯。一時腦裡充滿了英國陽光遍地，此起彼落的田野，紅了的楓樹。後來，三叔回信說，星期日的火車不多，還是等他在星期五出倫敦和我見面。因而抵達倫敦那天約了和 Camel 見面。

三藩市飛倫敦只需九小時半。早上七時抵達 Heathrow 機場。一踏出機，便見滿天陰雲，下著毛毛細雨。腦海的印象便如泡沫消失了。因公司派來接機失約，只得出外找計程車。上車後，司機遞來一份報紙，心知車程不會短了。車上了高速公路，走了一段，又在街道上行駛，以為快到了，那知車又再上高速公路。惠翠便心慌了，急拿紙筆寫下車號碼，又留心著經過的街道及建築物。在五十英鎊的車費後，終於抵達了我們的旅館 Swiss Cottage Hotel。這麼多年外出旅行，即使在中國，旅館都是在商店林立的街上。我們的計程車停了在一住宅區的一幢大房子旁，這便是公司為我在倫敦訂了的旅館。每天七十五英鎊。抵達後 Camel 來帶我們探望他在 Portsmouth 做 intern 醫生的兒子 Nicklaus。他中學畢業和 Camel 來灣區時，余定一，我和他父子三人打了一場高爾夫球。轉瞬間已成了醫生。Nick 擁有父母遺傳的美愛好美食的因子，好的地方都被他搵到。英國在小鎮吃飯的地方名為 Pub。換言之是喝酒地方。除吃飯外，間也有房間出租。探訪 Camel 的朋友都會被帶來一名叫 Royal Oak 的 Pub。進入內見到四五家人在團聚享用午飯。Camel 喜愛這裡的炸鴨絲頭檯。這道菜的汁是用甜醋來調，色和味都類似京都肉。除了頭檯外，更點了焗羊及焗豬，加上一瓶法國紅酒，除了 Camel 嫂分享一杯，整瓶紅酒被亞威一人包起。不枉飛渡大西洋來吃這午餐。英國在這時節日短夜長，回程時天已黑，亞威在回倫敦車程，便睡得不醒人事了。回到旅館，雖只是五時許，因已有十多個小時沒有睡，倒在床上便睡到。

翌日（星期一）我不用開會，Camel 又帶我們去參觀牛津大學。早上倫敦被蓋在濃霧中。直至離開倫敦市區，霧才漸散。牛津大學是導師制，一導師指導三數學生。一年裡只有一半時間要上課，其餘時間是自修。校園還是古式古香，只有數間比較現代化。有一牆上刻了早期物理定律的發現人的名，英國多年已少有在科學上有建樹了。中午去附近一 Pub(Trout Inn) 午餐。後園靠著河邊，小橋流水。有隻孔雀棲息在屋簷上。Marlow 鎮是牛津附近另一遊覽點。那處有一小吊橋甚為著名。惠翠和 Camel 嫂去 shopping，Camel 和我去看風景。橋上遠望，一片雲蓋住了西斜的落日，滿天彩霞，景色如畫。等到惠翠回到橋旁，紅日又從雲裡出來。落日照著河旁的教堂及屋宇，又是另一張風景畫。我們在河旁一旅店飲下午茶後才回倫敦。因英國的餐廳七時後才有晚餐供應，所以先回 Camel 家小坐。Camel 家位於倫敦西北區。多年前建立這區的房屋時，策劃人有意成立一烏托邦地區，給不同經濟階層的人混在一起。為了性保留這段歷史，所有區內的屋外形要維持原來設計。Camel 購買了這幢屋後，新裝了的大門，因不合規格，花了一大筆去重新安裝原圖的門。有人說英國是一大博物館，大英帝國博物館是博物館裡的博物館。Camel 的屋本身已是一歷史性的建築物。家內亦是博物館，展覽著他父親收藏的字畫。在一九七八時，他父親編了一冊記錄有他個人上款的字畫。序言裡提及在二次大戰時失去不少收藏的字畫，書冊裡刊登出的只是一小部份而已。對我們來說，這九牛一毛已甚為可觀了。晚上 Camel 帶我們去吃越南菜。Camel 是常客，東主見他來臨便從廚房出來和我們閒聊，東主夫婦是坐漁船逃離越南，大海中被英國船救出，而來了英國謀生。因我小時住在越南西貢，便東拉西扯和東主談越南往事。回到旅館已晚上十時許了。

我們住宿的 Swiss Hotel 位在倫敦西北的 Swiss Cottage，離 Camel 家只有十來分鐘的車程。地點適中，從旅店走去地鐵站只需五分鐘。倫敦地鐵叫 underground 或 tube。只有一南北走的車線經過 Swiss Cottage。所以車站等車人不多。向南下兩站，便可接東西走的車線。其中一線可轉車去唐人街。近日救火員罷工，有些站因不安全而被封了。使到要北上反要向南多坐一站，再轉回北上。這是比較特別的經驗。

星期四開完會後 Camel 來接出去楓林晚飯。Camel 亦是楓林常客。所以和 Camel 外出吃飯，招待都是最好的。特別菜色是龍蝦麵。活龍蝦是從加拿大來。Camel 嫂從家裡帶了一瓶法國紅酒來助宴。龍蝦麵還是第一次品嚐，味道值得介紹。飯後回 Camel 家去看亞威在九寨溝拍的照片。閒談至清晨十二時半才散。Camel 夫婦希望 2003 年可參加雲南之旅。

短短數天相聚，多得 Camel 夫婦相陪，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歡樂。

旅遊消息

03 年本來是預算往澳洲及紐西蘭旅遊，但雖經與旅遊社多次商討，價錢終是太貴而作罷。現在威漢計劃再往中國，目的地為雲南。過去幾年，威漢已經三次組團往中國，都是十分成功，所以各人應對我們的中國旅遊有信心，希望踴躍參加。估計會如以往，為期約十四日，在九或十月初，以避去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的人潮。旅遊細節，有待安排，大約如下：

上海—西雙版納—大理—麗江—中甸（香格里拉）—昆明十四日游

- D1 美國—上海 住上海
- D2 上海飛西雙版納，游 侖植物園、傣族村寨 住版納
- D3 游熱帶原始森林公園、觀民俗、橄欖壩 飛大理 住大理
- D4 游蒼山（含纜車），遠觀三塔、蒼山大峽谷、珍瓏棋局，蝴蝶泉 住大理
- D5 游大理古城、洋人街，乘船游洱海、品三道茶 BUS 赴麗江 住麗江
- D6 游玉龍雪山、雲杉坪（含纜車）、白水河、玉水寨、東巴神園 住麗江
- D7 游麗江古城、四方街，黑龍潭公園 住麗江
- D8 麗江 BUS 虎跳峽（世界上最深的峽谷），遠眺長江第一灣， BUS 赴中甸 住中甸
- D9 游納帕海、松贊林寺（云南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仿西藏佈達拉宮建築），
屬都湖 住中甸
- D10 中甸飛昆明 游云南第一道教石窟、遠眺高原湖、滇池、大觀樓 住昆明
- D11 游天下第一奇觀石林、觀七彩云南、欣賞云南民族茶藝表演 住昆明
- D12 游世博園（不含午餐） 住昆明
- D13 游中國第一大銅鑄殿金殿 飛上海 住上海
- D14 上海—美國

以上行程所需費用約每人 1580 美金（不含機場費、小費，入、出境機票）

說明：以上行程及價格僅供參考，因飛機航班可能調整行程也將作相應調整；

張家界、九寨溝、黃龍之旅

陳晶

二零零二年的九月十三日，我們參加了善社同學舉辦的張家界、九寨溝，黃龍之旅。二十五位同學，朋友分別從各地飛抵上海集合出發。以下是以日記方式簡略記載這十幾天的旅程。

九月十三日-----傍晚時分，團友自各處陸續到達上海的建國旅店，部份同學和朋友曾經參加過以往善社舉辦的旅遊，如今再次相逢，陪感親切，加上數位新團員，總共廿五位，大夥聚在一起，開心地談笑，既興奮，又熱鬧。

九月十四日-----

上午到上海市觀光，參觀宋慶齡的故居，庭院幽靜，花木整齊，室內的陳設雅致，素靜，有名貴的字畫和外國元首的贈物。之後坐船遊黃浦江。浦東是新區，高樓大廈林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東方明珠」的建築以及八十八層樓的「金茂大廈」。午飯後，我們去遊城隍廟。過去這兒是上海市重要的商業中心，如今成為旅客觀光必到的景點。橫直幾條街都是禮品店，土產店和飯館。國內其他省份的遊客很多，加上國外來的觀光客，到處都十分擁擠。這兒我們可以吃到聞名的上海點心，如生煎包、饅頭（上海小籠飽）、雲吞、年糕……等，可惜時間匆促，不能一一去品嚐，但是我們團裡兩位動作敏捷的女士一口氣擠入購買「南翔」小籠包的長龍，搶購得三打遠近聞名的饅頭，從餐館帶出來同大家分享，我們口裡嚐著鮮美的灌湯小包子，心裏可佩服這兩位朋友勇往直前尋食的精神。臨上機之前，導遊小姐還要帶我們去上海的絲綢店購物，她在車上耐心地為我們解釋店中出售的蠶絲被，含有百分之百蠶絲成份，而非一般所謂的絲棉被，中間參雜了棉花。我們兒時穿的絲棉襖，蓋的絲棉被難道都參雜了棉花？一會兒，車子已把我們帶到了絲綢店的門前，服務員介紹如何由熱水湯繭抽絲，然後由數位工人把絲拉開以做成蠶絲被。製成一床蠶絲被需用數千個蠶繭，手續多，又費時。大家聽完了都覺得被子很值得買，幾位團友都選購了一些被子帶回美國。

下一站便展開我們這次旅遊的主題，從上海的虹橋機場乘國內班機直飛湖南省。飛機在微雨夜中抵達了荷花機場。「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位於湖南省的西北部，與東邊的「索溪峪自然保護區」，北邊的「天子山自然保護區」，構成了武陵源境內的三大風景區。張家界居民之中百分之七十是由土家族和白族等少數民族組成。我們當晚夜宿於張家界國際酒店。

九月十五日-----

進入張家界森林公園，地陪阿麗小姐介紹說，這裡居民都是少數民族，生活與外界隔離，一直到1980年代，經一位畫家以這裏美麗的風景為題材來作畫，傳了出去而引起外界的注目。於是在1988年，國家即下令將它發展成為國家級的公園。我們乘纜車上山，進入黃石寨，參觀了摘星台，金鞭溪等美景。公園裡奇峰聳立，密集挺直的群峰，松柏點綴於山頂上和山腰間，濃綠的樹林密佈環繞，彷彿置身於一個大盆景之中。空氣清新，藍天白雲，偶有雲霧滲入峰間，景色迷茫，彷彿人間仙土，我們莫不驚嘆大自然的奧妙，創造出如此詩情畫意的一片土地。隨即沿著石級下山，總共步行了大約八百三十多級，沿途欣賞著兩邊蔥蔥綠綠的山和樹，到達山腳時，我們的腳都走痛了。出了公園之後，旅遊車立即把我們帶到市內按摩店，用中藥泡腳和按摩，以便恢復疲勞，準備次日的旅遊。

九月十六日-----遊天子山

乘天子索道的小吊車上山和下山。在乘車往返的途中，我們得以用不同的角度近看四週圍的山峰，山谷和濃密的叢林，大家莫不稱讚這如詩如畫的美景。我們遊覽了天台、西海、賀龍公園、點將台、神堂灣等。下午遊「十里畫廊」。沿途兩邊聳立了許多形狀特異的山峰，有形如豬八戒，史太林，一家親（三座峰靠攏，兩高，一矮，形同夫妻與子三人），老頭背竹簍上山採藥，三母子……等景點。

九月十七日-----遊寶峰湖

入口處即見到壯麗的寶峰飛瀑和吊橋。繼續向上爬即到了湖濱，我們乘船遊湖一週。只見湖水平靜無波，清澈碧綠，為四週蒼郁的山峰環抱著，我們的船盪漾在湖中，欣賞湖邊上的阿哥阿妹的合舞，聆聽船頭阿妹唱情歌。大家盡情的享受這良辰美景，兩位導遊小姐為遊客

唱歌助興，在她們熱情的邀請下，團長夫婦也為出來為大家高歌一曲，獲得全船遊客熱烈的掌聲。

午餐後，大家去遊黃龍洞的石鐘乳溶岩。洞的面積十萬平方米，全長7.5公里，高140米，包括有十三個大廳，二處瀑布及二條暗河。洞內有千姿百態的石柱、石筍、石瀑等。一群群分佈在走道的兩旁。一些溶柱仍然繼續在滴水成岩。令人十分惋惜的是洞內築滿了水泥階梯和有扶手的行人道，隔斷了暗河，把水聚集成為人工河道，以供遊客在洞內遊船觀光之用，無疑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溶洞中的自然生態，十分可惜。晚飯後我們幾位團位結伴入索溪鎮行夜市。品嚐到當地的龍眼，買了幾把牦牛骨製造的梳子及土家族花布的衣衫。

九月十八日-----訪土家風情園

欣賞阿哥阿妹的歌舞技藝以及著名的哭嫁風俗表演。我們在園中用午餐，土家族風味的菜餚清淡、味道好，大家吃得十分高興。下午去參觀本屬一位富有土家族的家園，現已改名為「秀華山館」，館內陳設了一些土家族日常應用的傢俱、器皿。各種擺飾如花瓶、木器、桌子、椅子等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臥房中的「水滴床」，新娘出嫁時，捨不得父母親，在出嫁後見到親人就大哭一個月，而有「水滴床」之稱，大富人家的床前裝飾，雕花的木刻架框有七層之多。架上雕滿人物、花、草、動物、栩栩如生。我們團裡的一家人，在館裏舉行了一場土家族的婚禮，父母和新郎穿戴好土家族的大禮服入場，敲鑼打鼓，迎娶土家新娘子，行拜高堂，拜天地，拜父母之禮，唇角有一粒黑痔，搖著一把扇子的媒人婆表演很精彩，引得大家笑鬧成一團。接下來，導遊帶我們去參觀一個畫廊，展出李華聲畫家獨創的沙石畫。他就地取材，將石英砂岩磨成細石，細沙和細粉利用沙土的原色作畫，題材多是描述土家族人生活的風貌，是很特別的創作。晚上七點，我們乘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班機飛抵四川省的成都。九時四十五分左右，大家立即趕場去看此間著名的京劇戲裝表演「變臉」。當晚下榻於成都的安國酒店。

九月十九日-----參觀四川省的武侯祠

由惠陵陵園及劉備，諸葛亮等蜀漢君臣合祀祠廟組成。劉備墓亦在園中，祠內見有一幅岳飛手書諸葛亮當年上書皇帝之出師表，字跡豪放，有力，字體由工整變到了草，字跡由整齊

變到大小不一，表現出他書寫時沈痛的心情。接下來導遊帶我們到一茶莊去品茶，川人講究飲茶，泯江一帶出產多種名茶。茶莊小姐解釋泡茶的技巧和品茶的方法。介紹飲茶對身體的益處。我們品嚐了數種清茶之後，以慈禧太后偏愛的「蘭貴人茶」為上品，既香又甜，甘而後甜的感覺，令人回味無窮。下一景點便是四川灌縣的都江堰，在二千多年前的三國時代，由李冰父子領導川民建造的偉大水利工程，它是由魚咀，飛沙堰及寶瓶口的三個部份組成，具有防洪兼灌溉的作用。由於這項水利工程，使得四面環山的四川盆地成為農產富庶的省份，享有「天府之國」的美名。順道參觀了附近紀念李冰的「二王廟」。在二王廟賓館享受了一頓精美可口的午餐，其中以那肥油油，入口即化的東坡肉，最為大家讚賞。

我們的車子繼續向成都北部的黃龍開去，到了一間糖果舖，大家買了氧氣筒，乾糧，糖果等準備登山上黃龍。車子沿著泯江邊灣曲的山路向北行，沿途經過阿堪藏族，羌族自治區的小村落，居民多以挖石，打石，磨石粉為生，生活清苦。我們的趙司機，身著西裝外套，面帶笑容，溫文有禮，在他小心翼翼的駕駛下，十個小時後抵達了2800公尺的松潘鎮，當時已是晚間十點，旅館的餐廳已近打烊了。晚餐後，大家帶著疲倦的身子早作休息，以準備次日黃龍之旅。

九月廿日-----

位於松潘境內的黃龍風景區，以舉世罕見的露天岩溶景觀著名。3500多個彩池，如魚鱗般的重重相疊，婉延遍佈在山，山在燦爛陽光照耀下，閃閃地發光，宛如一條長龍。走在木板行人道上，兩邊遍佈大小不一的彩池，藍綠池水的色澤，襯托著金黃色（琉璃土質）的池邊，清澈見底的池水，實在太美了。黃龍寺，五彩寺在小徑的頂端，海拔10,000英尺之高處，由於空氣稀薄，我們大家爬山都感到十分吃力，不時要自氧氣筒吸取氧氣，少部份團友爬到終點，大部份人只有適而可止了。

九月廿一日-----九寨溝之遊

由於境內有九個古老藏人村寨而得名。這兒和黃龍是藏、羌族居住的地方，也是自然動物保護區。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等五絕聞名於世。其遊覽線有如「Y」字型。底點是遊客入口處，中下方是「樹正溝」，左線是「則查洼溝」，右線是「日則

溝」，九寨溝共有一百一十四個海子（湖泊）。我們的車子自左線的長海向下行，經過以下的海子：

- 「長海」：在上游覽區內，海拔最高(3000 米)，是九寨溝裡最長的海子。遠近群山疊翠，湖水平如鏡，清澈的倒影，構成一幅美麗的風景畫。
- 「五彩池」：湖水底有多種礦物質，如碳酸鈣，碳酸鎂，碳酸鹽…形成的沈澱物，加上湖中生長的海藻，由於陽光的照射，使得湖水呈現淺綠，墨綠，淺藍，深藍，淺黃…等多種顏色，故得「五彩池」之名。
- 「諾日朗」瀑布：藏語「諾日朗」為雄偉壯大之意，是九寨溝裡第一大瀑布。此瀑布很寬大，無數大小瀑布由上向下瀉入溪流中，川流不息，連綿不斷的水聲有如萬馬奔騰，氣勢雄偉。
- 「犀牛海」：是九寨溝第二大瀑布。相傳西藏有位喇嘛騎犀牛來此地，犀牛戀其水美，潛入水中。
- 「老虎海」：當在十月深秋時，湖邊四週的樹木轉成紅黃色，映入湖中，泛出金黃的顏色，好像虎皮的斑紋而得其名。
- 「樹正群海」：許多海子，一片片的連在一起，一排排密矮的小樹叢間格其中。
- 「臥龍海」：湖底有一長條鈣化的岩石，狀如巨龍橫卧湖心而得名。
- 「盆景灘」：湖中遍佈聚長一起的小樹叢，有如盆景。

九月廿二日-----再入九寨溝，遊右線的「日則溝」沿途分佈的景點有：

- 「天鵝海」：湖中長滿了毛絨絨的水草，狀如天鵝毛，偶有天鵝出入其間。
- 「箭竹海」：湖邊長滿了密細，嫩矮的小箭竹樹，導遊說，熊貓愛吃小箭竹的嫩葉。
- 「熊貓海」：當水位降低時，湖底泛白色，如熊貓之皮毛。
- 「五花海」，「孔雀海」：相連在一起，多種色澤的海子，有如孔雀開屏，五彩繽紛。
- 「珍珠灘」和「珍珠瀑布」：數不盡的大小瀑布自渾圓層層的岩石下瀉，形成一串串的水珠，有若連連不斷的珍珠串，沖擊在河床裡的大小石頭，再凝成團團的珍珠堆，

不斷的流水沖出千變萬化的珠串。低頭聆聽著潺潺的水聲，抬頭觀看著蔚藍的天空和綠油油的樹叢，令我們駐足良久，不忍離去。

- 「火花海」：當金色的陽光照在水波盪漾的湖中，有如火花閃亮般的美麗。
- 「蘆葦海」：因長滿了蘆葦草而得其名，是個半沼澤的湖泊。

我們當晚的餘慶節目是去觀賞藏人歌舞演出，舞衣色彩鮮艷，頗具少數民俗的風采，我們的團長李威漢被選出場問答，獲獎一瓶藏酒，供我們在次日的晚餐享用。

經歷了這四天三夜九寨溝之遊，才真正深深的體會到所謂「九寨歸來不看水」的含意了。

九月廿三日-----

離開九寨溝之後，南下向成都方向駛去，經平武，到了江油市，遊報恩寺。參觀了李白紀念館，館內庭院雅潔，展出李白的生平，詩集以及許多名人寫的詩詞與文章。下一站到達綿陽市，市容整齊，是川北一個大城市，注重於科技之研究和發展，行銷國內的空調設備以及銷量廣大的「長虹」牌彩色電視機即在此生產。當晚我們下榻於王子大酒店。

九月廿四日-----

離開綿陽市繼續向南行返回成都，途中，我們去了廣漢市附近的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附近本是古蜀王國的一個城市，在1929年被發現，在這兒，國人發掘出距今三千年到五千年前的文化古蹟，包括各種玉器，石器，青銅器等等。從挖掘的古物中，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古代人類的思想與文化的進步。這博物館建築新穎，燈光的效果，物件的陳設，可及歐美水準。身穿旗袍製服的服務小姐，態度親切，講解詳細，令人印象深刻。到此，我們的行程已近尾聲，享受了一頓豐盛的川菜午餐之後即上路，趕到成都機場搭機返上海。大家帶著疲倦的身體，結束了這次十三天愉快的中國之旅。張家界，九寨溝和黃龍的美景和風情，將永遠深留腦海，讓我們回味。

張家界，九寨溝之旅程

李威漢

經過一年多的籌劃，張家界及九寨溝之旅遊終於完成了。籌劃其間，聽了不少令人心驚膽跳的新聞。例如湖南洞庭湖泛濫，及去九溝途上車禍等等，最後還是有兩位團友退出了。負面的新聞，對遠居美加的華人，不無多少的影響。先澄清一般人從新聞得到的誤解。張家界位於湖南西北，離開洞庭湖數百英里，洞庭湖泛濫災及張家界，有點像沙加緬度河泛濫，災及三藩市一樣。至於從成都去九寨溝那段山路，古人有言：蜀道之下難，難於登天。今日仍然如是。因道路不平，開車時速不能超過一小時廿米（公里）。所以除了車程時間長及車拋盪外，是有驚無險的。實際來說，當太多人去九寨溝（現限每天不超過兩萬人），人多擠在景點上觀賞，也令人受不了。

第一天（抵達上海）

在三藩市聚合出發的有十人，李威漢夫婦，梁燊成夫婦，胡炎章夫婦，李卓源夫婦，徐天河夫婦（正社），胡正，毛紀寬，李永寧夫婦，陳玉安夫婦，羅子華夫婦，陳國振夫婦，馬康明一家三人，林魯墨夫婦等十五人，各自去上海建國酒店歸隊。徐天河從三藩市培正網址上得悉善社辦的張家界之旅，因而參加。胡炎章，連同親戚馬康明一家及林魯墨夫婦共七人參加。上海浦東機場已啟用了一年多了，這次還是我第一次抵達。雖然上海在國際上的金融市場慢慢趕上香港。但香港的機場的設施，還是亞洲之首。

第二天（上海觀光）

胡正及陳國振夫婦早兩天已來了上海，飽嚙上海美食，新光的蟹宴，小南國的上海菜，聽他們談來，不禁垂涎欲滴。旅程還沒有開始，有人已在談在旅程結束前，必要在上海好好地吃一餐上海菜。上海市除建築物外，可以遊覽的地方不多。宋慶齡故居是必去之地。從鄭國輝同學處聽到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四十四代後人諸葛沛，在那裡為人書畫。四年前去黃山旅遊也曾經過宋慶齡故居，但沒有留意到諸葛沛其人，所以這次特地去見識他的書畫。因而也買了他書寫的三國演義中的一首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

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跟著是遊黃浦江，這應該是在晚上遊黃浦江看上海夜景的，但因時間限制，只能日間去遊河。上海的開發是近十多年自江澤民主管政權後開始。以前因上海曾被資本主義腐化，而被共產政權的壓抑，而現今上海卻是全國城市的規範。午餐後去城隍廟一行，原來的城隍廟已在文革時被破壞，而今變成一購物中心。其中最出名的一是綠波樓水餃店。特別的地方是，每一層樓的價格不同。最下一層只外賣，最便宜，八元十六隻水餃，排隊等著買水餃的人也多，要坐下吃蟹肉水餃便要上三樓了。有團友上二樓買了幾打水餃來和各人分享。雖已吃過午餐，還是一掃而空。地倍小姐 Tiffany 很聰明，我們一上車便勸告我們不用在上海買外國的名牌產品。要買的是上海的特產。其一是蠶絲被，結果一團裡買了不少張蠶絲被，留下在上海等回美時帶走。跟著去虹橋機場坐六時半飛機往張家界，一小時後抵達張家界。眾人在等領取行李。那知張家界機場正在修建，一車，一車從飛機上搬出的行李，放在候行李室外的停車場，任人去領取。雖然極之混亂，可幸行李沒有失去。因要檢查行李票，又是一場混亂。從行李室出停車場，有一段路正在倒水泥。水泥上擱一塊木板給我們拖著行李走過。因這週末剛是中國的旅遊節，我們抵達酒店，大放煙花，好像在歡迎我們一樣。

第三日（黃石寨，金鞭溪）

中國每一地區的經濟環境都不一。張家界是農村的經濟。記得有人曾說，在深圳，地上有一張一百元的鈔票，路人也懶去拾。這絕對不會發生在張家界。路旁小販，賣的都是一元二元的東西，一元一條黃瓜。一袋奇異果也不到十元。比美國的奇異果便宜多了，而且也碩大。

從張家界市區去武陵源國家森林公園區約三十公里（約二十英里），在山路情況下，這是一小時的路程。因要走山路，巴士都是小型，可坐三十人。所以我們一團廿五人，坐得還舒服。行李則要用另外一部車送去居住的酒店了。第一個景點是黃石寨。在進入景區前，抬頭遠望圍繞著的群山，此起彼伏，景色宜人。去張家界是看山，很自然就會將它來和黃山比較。雖然是初秋，張家界的山上佈滿綠松。坐纜車上了山頂，視野仍是被樹擋著。因樹木叢生，蓋住群山。從黃石寨山頂遠瞭，一遍翠綠。缺乏了黃山的怪石被數棵綠松點綴著那種細

緻如畫般的景色·去黃石寨多是坐纜車上山，然後步行下山去看山的景色·可惜是下山石階在山峽之間迂迴曲折，山峰在頭頂上，大樹在身旁，視角狹窄·只覺山之高，卻不能體會群山之壯觀·走了三千多石階，才回到山下·下山雖不氣喘，但小腿已有點吃不消·帶著照相機，也無用武之地·午餐後，再回黃石寨區去遊覽金鞭溪·全程約四英里·巴士在溪的起點放下我們後，便去終點等待我們·因金鞭溪位在武陵源，來遊覽的人不免聯想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的世外桃園的故事·現今的金鞭溪是一小溪在山峽裡流，水量已少到溪底的石塊已高出水面·也沒有流穿山洞·也沒有流過平原·處於山峽之間，往高望雖有景色，卻非普通照相機所能抓住的·張家界的景色，並沒有超乎想像的美·一天走三千多石階，加上步行四英里·全部團友都是拐著腳走向巴士·地倍向麗小姐安排去泡足按摩，沒有受到一團友的反對·記起四年前去黃山，雖然黃山的石階比較斜，但路程短·並不覺吃力，所以當時大言不慚要再回黃山從後山過去前山·經這黃石寨一役，想來為何要找苦來辛，去走這麼多路·第一日小腿的創傷，要到成都後才開始全愈·

第四日（天子山，十里畫廊）

天子山在黃石寨之北，比黃石寨高·坐纜車上山，見到的山景比黃石寨美，開始有國畫中的山景味道·到達山頂，仍要坐車去觀賞之地·免費車只載到賀龍公園·如要觀賞點將台，神堂灣等景點，要另包車前往·下車便見到賀龍的銅像·賀龍是共產黨早期的一將軍，出身湖南·這銅像鑄造有如從山石裡雕塑出來，和自然的山境溶在一起，賀龍像下有一匹戰馬依偎著·給人一種飽歷戰火的感慨·從停車場去觀賞點尚有一段路·有了昨日的慘痛，有些團友裹足不前了·但景色之美，羅子華往返去呼籲團友不要放棄這美景·天子山比環繞著的山巒高，可以看到美麗的山色·現在的高山，在億萬年前，卻是海之深處·人生的起落，也不是一樣嗎？天子山遠望的山景，有侵蝕餘下像柱狀的石山，有懸崖峭壁·小小的瞭望台擠滿了遊人在拍照片·也有小販拿著數碼照相機或 Polaroid 相機去向遊人推銷他們的服務·從拍攝照片一小事，也可以見到時代的更新·廿年前去北京講學，在遊覽的地方，見到小販拿著相機為人拍照·拍了後，在一黑袋裡將膠片拿出來沖洗，然後不知怎樣將底片印出來交給客人·而今，每小販都有台電腦，用數碼相機拍了，即刻可以用電腦印出來·最受人歡迎的是拍了照片，將印出的小照片放入一塑膠的鎖匙扣裡·收費五元人民幣·即使我們有相機的，也會邦趁·回到賀龍像附近，見一些團友找到一位按摩師傅去料理昨日創傷了的小腿及膝

蓋·十五分鐘的按摩，只是十二元·原來要價是廿元，一團友最喜殺價，見人必殺·一張地圖三元，也要殺至二元·當然在珍品店，八千元殺價為八十元，更是面不改容了·一小團尚能走動的，繼續去天子山的其他景點拍照·每一景點都有名字和典故，點將台望出去，見的山柱，有如將軍肅立·神堂灣，據說有陰風吹時可聽悽慘之聲，也是隱藏著一悲哀的故事·

下午去遊覽天子山腳的十里畫廊·它是一條約一英里長的平路·可仰望天子山的山峰·景色可觀賞，而不適宜拍攝照片·在路旁建了像遊樂園裡的遊覽車·到此刻，只餘下三數人還堅持去步行，大部份人開始明白不應支撐下去至不能走動為止·改了坐遊覽車·當晚有些團友去酒店旁一店去泡足，翌日，胡炎章太太提及她受了氣功治療·當時有很多人在場·氣功師傅叫炎章的舅仔 David 用手去掂他身體，他即感到觸靜電·氣功師傅通過指尖向炎章太太不同穴道發電·經治療後，她當晚從未睡得那麼香甜，一覺睡到天明·如治療有效，她還需要再回張家界覆診·這也是這旅程中的一奇人奇事·沒有人想出他發出的靜電從何處來·他治療費一過程包括藥是人民幣一千五百元（約美金一百八十元）·地倍小姐亞麗介紹一土法治療小腿的酸痛，睡眠時將腳墊高，幫助血液流通·我將椅背放在床尾·小腿放在椅背上，小腿的重量在椅背自然的按摩著小腿肌肉·第二天，小腿的酸痛開始減少·

第五日（寶峰湖，黃龍洞）

張家界另一有名的景點是寶峰湖，是一山腰裡的湖泊·為了吸引遊人，天然的小景，被人做的景誇大了·一人工瀑布建了在進入景點大門不遠的山邊·從大門要走一段路上山去寶峰湖·上山，下山有數百級石階·我說服了惠翠坐轎前往·不要繼續傷害小腿和足踝·坐船遊寶峰湖便是今早的節目·張家界裡的小數民族是土家族，他們的風俗是亞哥和亞妹對唱山歌·像遊樂園一樣，湖邊泊了一表演船，有亞哥和亞妹對唱山歌，和跳舞·土家族山歌的特色是，歌之末，一定加『啣喂』的聲音·學過唱歌的人，一定欣賞土家族的亞哥和亞妹的美妙聲音，聲音那麼自然的出來·湖江山色算是不錯，但比起九寨溝的小海子，則有天壤之別· 這是後話·

回到近門口的瀑布，便結束了寶峰湖之遊·但節目尚未完，地倍亞麗帶我們去免費泡足·世上竟有這等事？且聽我道來，在寶峰湖入場的大門外，有一服務中心·我們一入內心已不安，不知有甚麼圈套在等著·一招待小姐，不停口說：『沒事』，請我們上二樓泡足·果然

當我們坐下來在一大房間，一大群亞哥捧著帶充滿藥味的熱水來為我們泡足。當各人正舒服地泡完足，接受亞哥的小腿按摩，正點子出來了。原來葫蘆裡賣的是泡足的藥粉，透骨油，和熊膽製的藥。透骨油不知是用何材料，放在打火機的塑膠上，竟可滲透塑膠。塗在皮膚，立覺火熱。膝蓋酸痛的團友，塗了立時止痛。當時並有所謂中醫在場為人診病。玉安等人去試，證明都是騙人之輩，志在賣熊膽藥。泡足變成軟禁。一個半小時後，梁成大叫：

『Enough is enough, let' s go』。眾人逃脫去吃午飯。雖然被囚，亞哥們的按摩是真工夫，沒有騙人。過後，各人公認，這推銷方法，是一高招，一來鞋被除了，二來亞哥花時間在一腿上，各人心想何時他才按摩第二條腿。當你想著這些事情，正點子不停在你耳朵邊賣他的產品。

下午去黃龍洞去看鐘乳石。此岩洞之大前所未見，最高之處離地面有四層樓之高。洞內有流水可以行舟。在參觀時，第一段路程是從船上去觀賞鐘乳石。在漆黑的山洞看旁邊被不同顏色的燈照亮著的鐘乳石，有點像在和路迪尼斯樂園的小小世界其中。下船後，沿石階高上，去看不同階層的鐘乳石。在洞內的石階有一千五百多級，幸而中午前泡了足，不然難以走完這段遊覽。惠翠上石階時，我手放在她腰背後，助她一臂之力而上。鐘乳石是溶在水的鈣質慢慢聚成，聞說一公分長的鐘乳石要一百年才積聚成。眼見到比人還高的鐘乳石，不知要多少千萬年才凝聚成。洞內有為人拍攝照片的地方。照片則在洞外領取。電腦的互聯網也在地方被運用了。

第六日（土家風情園，秀華山館，普光禪寺，沙畫）

今天是張家界最後的一天，從武陵源回張家界市區。路經百大峽懸壁，這是較輕鬆的一天。所有節目都上為了等待到晚上六時坐飛機去成都。普光禪寺和國內很多佛寺一樣，只是一空殼，保留著古舊的佛像。不再有人內在內燒香燭禮佛。土家風情園卻是一別有風味的地方。據聞創立人，白手興家，建立土家風情園去保存土家族的風俗習慣。例如，土家族的哭婚。出家前新娘要在家和一班姐妹痛哭三個月。所以女孩（亞妹）自少便要學哭。因哭的原故，女家送去男家的大床，叫滴水床。另一習俗是要做床寬闊過男家大門，使到男家非拆大門不可。園內保留有牛拉的磨坊，榨油的設備，木工，釀酒房。他們有一獨特的鬼谷酒，盛在沒有破的竹筒內。一筒是一竹節。酒怎樣滲入竹節，耐人尋味。導遊的亞妹請我們猜酒如

何入竹節內，當我們猜不著，要問她時，她說也不知道，因這是一祕方，好一個狡滑的亞妹，因來著週末，有電視台來轉播土家族歌舞表演，我們趕上了看他們預習表演，中午在園內吃飯，炎章買了一竹筒鬼谷酒來和眾人分享。

下午去秀華山莊，那是一以前一土家族富裕人之家，除了觀賞家中的陳設外，還有亞哥，亞妹對唱的表演，參觀進入到有關土家族的婚姻習慣時，有新娘，姐妹，媒婆來表演哭婚，表演完後，導遊問我們的團要不要多付一百八十元去看婚禮拜堂那部份的表演，那知這是想不到那麼精彩，炎章太太 (Lillian) 的弟弟 (David) 一家人三參加我們這旅行團，不用說他們兒子 Michael 飾演新郎，新郎父母便由他的父母來飾演，三人穿上了土家禮服，便開始拜堂儀式，先拜天地，後拜高堂，Michael 假戲真做的向父母跪拜，口說著，多謝父母養育之恩，眾人雖笑不絕口，但心中實被 Michael 的跪拜感動，跟著是新人爭上床，據說誰先上床，便以後為一家之主，Michael 贏了一家之主權，這是旅程最感人的一插曲。

因尚有時間，地倍亞麗帶我們去一畫廊參觀用沙作材料的畫，這畫廊相當有推銷手段，入門的大廳有人演奏著音樂，跟著是亞哥，亞妹對唱山歌，然後帶上三樓看畫，不同顏色的石磨成不同粗細的沙，畫裡的山水人物等等都是用不同的顏色沙混著膠組成，原創人的畫價昂貴，工業式產品的沙畫則沒有收藏的價值，有人批評說這類畫屬於工藝品，而不是藝術品。

因抵達成都後要趕去看七時半的『變臉』表演，我們提前在四時吃水餃及麵作晚飯，才前往張家界機場，從機場附近看到張家界另一山景『天門』，山峰之頂有一可見天的大洞，據說前一陣有人駕飛機穿過這『天門』，更有一傳言，在那裡發現金銀珠寶，流言是李自成遺下的寶藏，解放軍立時前往駐守並列為禁區，惜天色漸暗，找不到一角度去攝下這『天門』，抵達成都領取了行李已是七時半，『變臉』表演節目已開始，心想去看『變臉』表演要告吹了，那知成都地倍小楊仍鼓動我們去看，說精彩的『變臉』部份仍能趕上，結果我們坐下不久『變臉』表演便結束了，回到車裡，他尚不停口說我們多麼幸運能在成都看到『變臉』表演，他在酒店處理房間及行李的態度，短短數小時，小楊失去了我們對他的信任，也是這旅程比較令人失望的地方。

第七日（都江堰，武侯祠）

從成都松藩要十多個小時，因中途沒有適當的地方吃午飯，所以早上去武侯祠及都江堰去遊覽。

武侯祠本是供奉三國時代諸葛亮的，但祠裡擺滿三國時代的人物，劉，關，張，趙都有像在內，更甚者，岳飛書寫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的石碑也在祠裡，因岳飛的書法，龍飛鳳舞，滿有他那種熱心報國而又無可奈何的情懷，淋漓盡致表露出來，複印岳飛的手蹟，只是十元，差不多每人都買了一部來留念，都江堰的是中國最古舊的水利工程，用來疏通岷江的水道，我們去參觀的只是紀念都江堰的工程師的寺廟，詳細工程的遺蹟已不能見到，午飯後去了一珍品店，又去市場購買乾糧及氧氣筒，等到真正起程向北起行已近下午四時，從成都去松藩，路程不到八十英里，但因路窄，而又不平，開車時速平均在每小時十英里，在比較平的一段路，又有時速限制，我們抵達松藩的酒店已是晚上十一時之後，畏懼去九寨溝的遊人，便是怕受不了這段顛簸的山路，因車的時速慢，除了辛苦之外，絕無危險，我們的巴士甚至於有兩位司機，一正一副，以備正司機太累時，可有人替換，結果全程都是正司機完成，這段山路是沿著岷江迂迴曲折北上，在尚有一天色時，可見到岷江沿岸的風光，這時候岷江水位甚低，但數個水利發電的工程正進行著，當這些工程完成，四川將不會缺乏電能的供應了，松藩海拔二千八百米，尚未感到氧氣的稀薄，明天去黃龍，它的高度是海拔三千五百米。

第八日（黃龍）

吃早餐時，炎章說昨夜很冷，房裡沒有暖氣又沒有被，要穿著衣服睡，我說，我進入房間，床上已鋪了被，所以並不覺得冷，我還在房裡留下小費，太太說，該拿小費的是我，因那被是我從櫃裡拿出給你鋪在床上的，眾人大笑不矣。

從松藩去黃龍約一小時，不到十時已抵達黃龍，呼吸仍然正常，當開始上石級時，心開始加快跳動，從進口至七彩池，路程不到二英里，約好了四個半小時後在巴士集合，惠翠正在考慮要否坐轎去七彩池，我的見解是，坐去了，如仍不夠體力走回，仍是要坐轎返，不如徒步去慢慢觀賞，到累時便走回頭，世間美景這麼多，那能一一都觀賞呢，一團人裡，最早抵達七彩湖的是最年青的 Michael，胡正等人，差不多要放棄時，碰著回轉的 Michael，他說一聲，只有十分鐘的路便抵達七彩湖，眾人便再一鼓氣走完這路程，來回時間剛用四小時多。

第一次見到四川山區的小海子（湖），一定被它的清澈見底及色澤吸引。湖水青綠，而岸上的泥土多是黃色，可能有硫磺的成份。因水含礦物質，凝固的礦物將湖分切成一小盆，一小盆。有如畫國畫用的調色盤一樣。因各小海子位在不同高度的山坡地，當一小海子水位超於礦物的藩籬，水便流下去低一層的小海子。形成一小瀑布。間有小樹枯枝擱在小海子中央，有如一盆景。因這種種不同的組合，每個小海子都有它的名。我早決定了不趕往七彩池，便沿海子旁攝影大自然的景色。十二時許，走了約三分一的路程便開始回頭。這時刻，從九寨溝回成都，途經黃龍的遊人剛抵達。早上還清靜的黃龍變成了市集般的喧嘩。迎面來的人群，都是低著頭，眼睛瞪著路，喘著氣地往七彩池衝去。路旁的美景茫然不顧。景點的瞭望台擠滿遊人，爭先擁後將自己和美景攝入鏡頭裡。從成都來黃龍，我們已了解到，在旅遊時，抵達目的地只是其中之一的目標。整個過程的感受也許更重要。但來黃龍的多數是往前衝向目標那等人。

因沒有太費勁去走路，我也沒有覺氧氣稀薄的不適。走上石級時，心跳快時我便緩慢下來。多吸氧氣也不覺有用。只是中午後，頸後隱約有點頭痛。有團友說，如早點用阿斯匹靈，使血液稀點，可避免頭痛。從黃龍原路下山，再前往九寨溝。抵達是又是黃昏了。途經岷江像溝渠一樣源頭。很難想像它可以匯流成一大河。四川另一主要河流嘉陵江，也源出此山脈，路經的山峰便是兩江的分水界線。遊覽完畢黃龍，我們也完成了整旅程中最吃力的一段。

第九日（九寨溝）

黃龍小海子的景色是排列在約二英里的山路旁。九寨溝的小海子分佈距離長達廿英里。區內有巴士路線載遊人從一景點前往下一景點。因遊人眾多，巴士站都有人龍。遊團可以多付錢去包一專車，免去等巴士，減少了遊覽的時間。這是旅行社給我們最好的建議。每人除原巴士票外，多附人民幣六十元。專車費是以車輛計算，而不是人頭計算，所以廿五人分攤開，便覺車費不高了。在進入景區後不久，地陪請司機停了車，讓我們看遠處山壁上的圖案。山壁現出一小女的臉孔，眼，鼻，口都很清楚，像人工雕刻在石壁上一樣（圖一）。惠翠看了很久都看不出來。Michael用數碼相機將它拍攝了，放大給惠翠看，之後她便能從石壁看出這臉孔。從大門開車到中央點凡諾日朗約十英里，從諾日朗路分為二，和原路成一Y

字·向西北的路終點於長海，向東北的終於原始森林·車路都是沿著海子和河流·所以從車路可以向下望海子的遠景·第一天的遊覽，從長海開始，中午在諾日朗吃飯，下午遊覽諾日朗以南的瀑布及小海子·第二天諾日朗東北的景點·

這天早上，天下著密密毛雨·身穿著避水的外褸也濕透了·很多遊人都沒有雨傘·第一景點是長海，海拔三千米·經黃龍一天的適應，我們也不感都空氣的稀薄了·加拿大的路易士湖(Lake Louis)是一美麗的湖，但比不起九寨溝的長海，或其它九寨溝的小海子·雨天中，在擠滿遊人的景點去欣賞風景，真不易·更要小心山路滑·如黃龍的情況一樣，人群擠在刻有長海的石碑旁，爭取拍照·反而在長海旁的走道只有些少人在觀賞和拍攝湖景·最令人陶醉的是倒影在湖水上的藍天和翠綠層層疊疊的山·如霧的白雲蓋著遠處山峰·上下左右前後都是被美麗的景色圍繞著·午後卻天晴了·山區的氣候，忽冷忽熱·即使夏季，下雨後，氣溫便低下·昨天遊黃龍早上微雨，中午後天晴·據地倍說，昨夜黃龍下雪·碰著壞的天氣便看不到黃龍的景色·

九寨溝的海子都被河流串聯著·在地圖上，海子好像落地花生，被像根般的河流連在一起·當我們沿著河邊的山徑從一海子走到另一海子，河水沖激石塊發出的聲音，洗滌去了我們腦裡的煩惱·河水流經斷層了的山坡，忽成了瀑布·當地勢稍平，積水成湖·倒在湖裡的枯樹，遠山或湖邊樹的倒影，組合成百攝不厭的圖案·從樹正瀑布返回車道·跟著以後的幾個海子，可以從車路旁的高處觀望·也可以沿湖的山徑觀望·半數人選取高處遠觀，另一半人走棧道·九寨溝的湖水極寒·水中唯一生物是裸鯉·它的鱗幻細若沒有鱗一樣，故得其名·生長極慢·湖旁見到的都不足三吋長·走經過盆景海，便回到等待著的巴士了·

第十日（九寨溝，九寨溝風情表演）

今日的專車的小姐，替代了地倍小楊為我們講解遊覽點·在去原始森林的途中，她說了一笑話·加上她的工作態度，在旅程完結時為她賺不少小費·故事裡的富翁，娶了很多太太，可是每太太生的都是女孩·等到第九個太太生了一兒子後，他便當這兒子像寶貝一樣·但這兒子很奇怪，甚麼話都不會說，只會說『沒有』·說到這裡，倍遊的小姐隨口問我們聽過這故事嗎？我們一齊說：『沒有』·說出後才知被小姐當作了笨小孩·一齊大笑不已·上山時經『草海』，當時一點風都沒有，水面如鏡，倒影清楚無比·等到再從原始森林再回到『草

海』旁·風起了，吹縴了湖水，美麗山影也消失了·跟著的是箭竹海子，因其旁有箭竹·箭竹是一細小的竹，數十年才開一次花·是熊貓最喜歡的食物·據說它也是引至熊貓不育的原因·東北邊的一串海子，缺乏水·所以在珍珠瀑布前的海子及河都乾了·沒有可觀賞之處·珍珠瀑布是東北邊唯一的景色·

吃午飯後總有團友去購物，在九寨溝買最多的東西是牛骨製的梳及不求人·如平均一天有一萬遊人來九寨溝，每人每天購買一百元的紀念品·那便是每天一百萬元的貿易·平均一年二百遊覽天·一年的貿易便是二億元人民幣·那些破爛的小店，可是聚寶盆啊·

晚上花了一百六十元去看藏族的舞蹈表演·第二天早上，細心眼的人看到，原來六十元的票被塗黑了，加印一百六十元在上·我們這班人，被地倍問看過藏族舞蹈嗎？說聲『沒有』，又被地倍拉去作笨小孩·

第十一日（李白故里，感恩寺，綿陽）

開始回程了·不從原路回·不管怎樣，仍是山路·途中，唱唱歌，專題談健康的問題，講講笑話，去珍品店巡邏，不覺已到綿陽·梁成女婿是猶太裔，他出來說了一猶太人笑話·有一中國人及一猶太人在酒吧喝酒·突然猶太人打了中國人一拳·中國人問，『你為何打我？』猶太人回答：『因為珍珠港』·中國人說：『I am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猶太人回答：『Chinese, Japanese, what is the difference』·中國人想要怎樣去報復這一拳之仇，突然，他想到了·他便一拳打過去猶太人身上·猶太人問：『你為何打我？』，中國人說：『因為鐵達尼沉了』·猶太人說：『這又與我何關呢？』，中國人說：『Iceberg, Goldberg, what is the difference』·跟著胡正又說了一猶太人笑話·有一個美國人，一中國人及一猶太人在酒吧喝酒·有蒼蠅跌落他們的啤酒裡，美國人便叫酒吧替他換去杯啤酒，中國人用手拈出了蒼蠅，繼續喝了那杯啤酒，猶太人用手拈出蒼蠅，用舌頭舔去蒼蠅身上的啤酒繼續喝完那杯啤酒·綿陽附近的遊覽點是李白故里·這有點勉強，李白雖是四川人，但卻未在綿陽居住·平白在這裡找一古老建築物，來作他故里·琴聲引我們去了一書店·也使數人留下口袋裡的錢才離去·到遊報恩寺，天色開始黑，匆匆忙忙轉一圈便啟程去酒店·沒想到綿陽是四川一大工業城市·中國一有名的生產電視機工廠便在此·在這回程中各人也增長了學問·團友徐天河說，單看胡正購物討價還價的方法，便已值回票價·他本人在珍品店也不惜厭煩地

解釋石英片做的眼鏡的特點·我也在一店舖裡明瞭綠色的石英可被誤當玉翡翠·所以綠和通透的玉石便要特別留意·

第十二日（三星堆，上海）

早上去三星堆參觀·三星堆出土文物也曾來美國展覽·這些文物包括有金杖，面罩，等等，都是三千多年前的文物·金杖是用金包裹著木杖，木腐爛了，遺下金的外殼·面罩的模式，有點像在墨西哥土著遺下的文物·不禁令人思考這些古代的居民有無遷徙至美洲·三星堆位在綿陽與成都之間·遊覽三星堆後，回成都午飯，也是準備回上海了·

團友 Robert 在上海有工廠·他以地主之誼為我們在南京西路的小南國安排了一頓上海美食·有小吃，醉蟹，東坡肉等·最後每人一隻大閘蟹·惠翠農曆生日剛是今天，毛紀寬等人從去年遊地中海時記得曾為惠翠慶祝·Robert 為惠翠安排了一大蛋糕·也慶祝朋友們一起共享十多天愉快的旅遊· 寄望下次去雲南貴州旅行時再重聚·

後記

張家界的風景並不是旅遊人說那樣獨特·如不是去過張家界的朋友那麼推荐，遊過黃山便不用去張家界一遊·黃龍洞是比較出色，桂林的七星岩，不能和它相比·

四年前去黃山，不覺老之將至·四年後，在張家界步行了一天，便覺吃不消了·早年聽友人說，從後山走去前山之後，要背著面下樓梯·那時心想要不要這樣誇張·這次小腿肌肉累壞了，舉步難行·加上張家界的江漢酒店的新座又沒有電梯·苦不堪言啊·

這次旅行，黃山八怪中只有四怪參加·絲旅廿八人裡只有十五人參加·每次旅遊我們都重溫舊友情，建立新友誼·所以組團的繁瑣之事，都被這些真摯的友誼補償了·希望所有團員都和我一樣留下一美滿的回憶·

父親（單倫理）去世前後

單寶珠

從前，當我收到父親來信時，總覺得是十分平常的事，心中並無特別感覺。但是，自從父親去世之後，每當我到信箱收信時，想到以後永遠無法收到父親來信，目睹他的筆跡，心中不禁難過萬分。人真是十分矛盾，總是在失去擁有的物件後，才會覺得它的寶貴。

今年六月中，接到消息，知道父親因為心律不整，需要入院施手術，醫生代為安裝 pace maker。手術相當順利，復原的情況也十分穩定。後來更知道他住院一星期左右已可以回老人院休養，於是我準備稍後才安排時間回港探望父母。當時因為搬家房子裝修，待辦的事多得很，後來與樂基及二個女兒商討，決定暫時放下家中一切，收拾行裝，盡快回港一轉，誰知這卻是最後一次見他，否則真是後悔莫及。

我到醫院探望父親，他一見面，立刻查問我跌傷手的經過，康復的情形，還叫我把手給他看看。那種父母對子女關心愛護之情，一流露出來。他自己病重，並不先向我訴說自己的病情，卻關心兒女的健康。當時我又難過，又感動，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卻又不想讓他見到，只有掉頭靜靜擦掉。

父親個性倔強，固執，即使身臥病床，仍要負起照顧母親的責任。他擔心母親日常需要的補品不夠，要我們把支票部帶給他。他親自寫支票，由我們拿到他指定的店舖買。我們勸他不要為這些事操心，應該盡量休息，他一點也不接納，似乎只有他才能辦這些事，連子女亦無法代勞。父母結婚七十多年，雖常有爭執，但他們心底卻十分關懷對方。以前母親多次跌傷入院留醫，父親不辭勞苦，天天乘搭多次巴士，到醫院探望她。這次母親因為行動不便，無法到醫院，每次我從醫院回到老人院，她一定詳細查問父親的情形，擔憂之情，表露無遺。

在我記憶中，任教培正是父親唯一的職業。幾十年先後任教廣州，澳門和香港。他從來沒有考慮到另謀高就，培正是他的第二家。我們兄弟姊妹六人，可說是靠培正養大。我們亦很

幸運能在培正受教育，現在各自成家立業，也以在培正畢業為榮。現在我們最親近的朋友，還是培正的同學呢！

父親享年九十七歲，他腦筋靈活，凡事親力親為，抱著不求人的宗旨。他除了聽覺不靈之外，其他少有病痛，行動自如，氣壯聲洪。平時外出，多是步行，或搭巴士。在巴士上乘客讓坐給他，他卻推辭。他一點不認老。他一生節儉，不願出入坐的士，他覺得太浪費。他穿著簡單，很舊的衣服還照舊穿。他常批評我們的生活太浪費。

這次父親由入院到去世，前後只有兩個多星期。他沒有受病魔長期的折磨。我們做子女的也不必長期為他的健康而擔憂，否則我們身在美國，無法長期照顧，精神上的負擔也不輕。目睹父親安祥的遺容，為父親，為自己及家人，應該特別感謝上帝的恩待。

因為父親病重，匆匆回港，目睹他在醫生護士悉心照料之下，病情日見好轉。他胃口很好，甚為懷念以前常吃的乳豬飯，我也就放心回美，並向在灣區居住的姊妹報告父親的情形。誰知回美一天，突然惡耗傳來，父親病危，後來情況又見穩定，最後在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早上，他終於與世長辭。於是我再次整頓行裝，回港奔喪。二個女兒及女婿，也在公務繁忙中，抽空與我一同回港，樂基則留美照料家中一切。

我們離開香港時間太長，對香港情形已不熟悉。回港奔喪，除了給與母親精神上的支持外，辦事已是有心無力。幸而在港尚有大哥處理各事。由於父親在世時，他的生活圈子是以培正和教會為主，所以他喪禮的籌備工作，全靠培正中小學，同學會各級社同學，聖公會的牧師和教友，鼎力幫忙，才得以順利完成。我們做子女的也完成了對父親的最後責任，希望他在天國享受著與主同在的歡樂，將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在天國與他重聚。

最後代表母親和家人，謝謝各同學的關懷及致送帛金。父親享年九十七歲，算是長壽之人。他的喪禮，也可說是笑喪吧！

追悼唐敏覺學兄

李威漢

近年來楊謙珍（善社同學）及其夫婿唐敏覺因不方便在晚上開車，離家較遠的善社同學的聚會便少來參加。數年前，唐兄因不時會暈倒，而發現心臟有毛病，動了心臟手術後，復原也是緩慢。今年農曆新年，善社同學在 Emeryville 聚餐慶祝新年，很驚訝見到唐兄夫婦來參加。想不到，這便是我們跟唐兄的最後一次見面。六月八日早上唐兄靜靜的安詳離開了這世界。

唐兄是廣東省東莞縣人氏，在公元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出生於香港。畢業於華仁書院。早年在牛津英文書院及經濟商報任職。一九六一年進入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進修，並於一九六六年獲得學士學位。在新亞時認識楊謙珍同學，結果在一九六八年結成連理枝。婚後十年兩夫妻在香港建立了好的事業基礎。鑑於香港的時局，並為了兒女的前途，唐兄放棄了香港的穩定生活，在一九七八年移民來美國尋求新生活。來美後唐兄多年任職在圖書館，直至一九九五年退休。而今唐兄來美養育兒女的心願已達成，大女兒 Angelina 獲得博士學位，夫婿是牙醫，兒子 Andrew 也會在今年秋進修牙科。

唐兄是長子，弟妹們都記得他是一個沉默寡言，少發脾氣的人。弟妹做錯了事，最多是眼眉動一動，給他們作一警告而已。年青時，身體並沒有中年後那麼重。愛好打籃球。在球場上有任何爭議，都是他來作和事老。唐兄身體加胖，不是無原因。唐兄喜愛美食，最嗜好大碗的雲吞麵，鮑魚，牛腩和牛筋等等。來美參加善社同學聚餐，他帶來的便是牛腩牛筋來和同學分享。

唐兄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早上一早起來一定為兒女弄早餐，甚至於，深夜便準備了次日的早餐。兒女誤了校車，他便親自送兒女上學。唐兄也是一個孝子。自手術後不便回香港探母親，他隔日使用電話問候他老人家。唐兄為人忠厚，不說朋友的壞話。唐兄來美後唯一消遣便是去 Golden Gate 馬場看跑馬。在善社同學聚會，談到跑馬或他的話題，唐兄談到興高彩烈的神情，仿在眼前。唐兄的悼別儀式，舉行於六月十五日。到臨瞻仰遺容的善社同學有梁潔貞，許行，余定一，高子敏，李威漢夫婦及李樂基。

給我的至愛

親愛的 Ni Ni：

不知從何說起，提起筆來心頭十分沉重，思潮起伏不已，卻又十分呆滯。記得在貝勒大學認識您時中文寫得最多，那時作了些您常常說是無謂的申訴。今日提筆，特別覺得如外邊的霧，沉沉壓著我的心頭，希望時間停留不動，思想不絕，淚水滿佈我的雙眼，這無力的愛讓我終有無助的感覺，深感人生短暫。到此境界才體會到從前的美好，只有從回憶中去探望。

從大學認識您回港結婚到現在我們一起已有四十年，我們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們在大學時有過很甜蜜的時光，回港後結婚，您為我生了三個可愛的兒女。一九七九年返回美國後創立我們的事業，開始的艱苦，養兒教學早晚餐都難不倒您。您事事親力親為，探個究竟，倔強固執，但心地善良，處處為人著想，又勤儉持家，您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實在偉大。沒有您的堅持與助力就沒有今天的我，您的功勞我將永遠銘記在心。

回想去年三月，您還伴我去醫院，看您非常疲倦開車回家後就出事。急急趕去急診室，原來您的情況已十分嚴重，您還以為只是小事。原來您是不治之症，手術後，我記得您在醫生面前，不問自己情況，反而叫醫生看我，真的使我不能自己。一想起此事，就令我悲痛欲絕。您這樣照顧我，只有永謝於心。

直至2002年8月25日(星期日)早上2:43AM您與癌症搏鬥了年半的時間，終於在家中呼吸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百祥，上賢，百安，大姐，五叔和我隨侍在側，安祥微笑的去主耶穌基督的懷裡。同您說了許多話，希望您聽到，我說我們將來會永遠在一起，因為您的堅持與盼望，我接受了。您在世已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您是值得我驕傲，我們培育了三個兒女成材。雖然結束了您的生命，但您有了他們的延續，您可以安心地去了。您似乎特意選擇了安息日返回主的懷抱，那您就好好的永遠地安息吧。

再見 Ni Ni 我的至愛

您的 Hon Hon，德成

2002年8月25日

True or False

唐冬明

What is truth ??? What is illusion ??? What is right/wrong ??? When our little mind attached to a paradigm that was in-bedded in our own mind, we cannot see anything clear. I am the "Eye-Witness"

"true experiencer" of the truth !!!!!!!!!!-----> ???????? Am I or am I not ?

The world is very interesting.

Why truth has to be "ONE". One is a mathematical concept. It is a concept and not reality. We believe in "reality is ONE" is different from reality is really ONE. My tunnel example tells that reality is NOT one. If in such simple example, reality is NOT ONE, how can one force the issue reality is ONE. The illusion example in the E-mail is a perfect example on how ONE can also change to many and many to ONE also. The same book can be viewed as inward and outward, in reality it is a few lines on the computer, in reality it is a few dots strike and electronic gun on the screen, in reality it is the frequency wave strike on my nerve cell, in reality it is the neurons signals pulse in my brain, in reality,.... I am a dumb kid watching the world goes by,....

This reality explores how the mind functions.

Buddhist teachings have always said that the world we see, or even experience, is not really the reality. Every person creates his/her own world. So the "real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experienced with our senses, thus, for lack of a better name, Buddhist teaching calls it "Emptiness".

A newborn baby would probably not be puzzled by the "ladder" illusion or many other illusions that require experience. Actually the baby will just see it as a bunch of something on something, which is probably closer to reality. Only when our trained, or contaminated minds try to make "sense" out of something will be "illusion".

Scientists always know that reality, or truth, only exist under controlled environment (or mathematical axioms), and such perfect conditions seldom exist in the real world. So where is reality, or truth? Does this mean that in order to experience reality with our contaminated senses, we have to "empty" our experience and sense the world as newborn? That is, meditation is the way to do it? This also helps to explain why many Zen masters of the past have a child-like mind, and how people lament the loss of child-like innocence.

The world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that at least 2500 years ago in India, many schools of philosophies, Buddhism being one of them, had been formed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This will be a very long discussion. We can spend days and won't be able to finish it. Since middle schools and on, I have been long interested and been studying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Human beings always try to find out or to perceive "what is the truth or reality".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differs greatly. Western analytic approach is try to create an objective measure, e.g. degree centigrade, absolute Calvin degree (-273 degree °C), meters, minutes, and seconds, light speed is constant, etc... Thus Western science finds $F=M*A$, $E=M*C^2$, etc... which I call a conditional truth. They are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describe the phenomena very well under a set of restrictions and assumptions. These work well in the material world around us and we name them science,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highest form of western culture. The planes flies, radio wave can be sent, etc...

However, when it applies to living things or human beings, the objective measures may often not work.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world recognize that although life requires matter and is governed by principle of matter but it goes beyond matter based. A dead mouse is no different from a living mouse in material or matter, but they are different. We listen to music and like art. There are no objective measures in these fields. Then these bring "perception". What you may perceive could b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me. You may think the orange is sweet, other thinks it is sour. For sweet and sour, where lies the "truth" ? It is relative. Thus way back in China and India, we understood such dichotomy. Chinese developed Ying and Yang philosophy. Things in this world changes in a relative state. What is Yang for you may be a Ying for me. Thus the state is relative. The room is too dark for you and is too bright for me. What is the truth? Tungsten measure does not matter. (In fact, for the western world, they also recognize when it gets down to the quantum level, any attempt of a measurement distorts the true measure of a state, i.e. we cannot measure the true state except through a probability statement (theory such as 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 Schroedinger equations with Hilbert space probability wave solutions, etc.) Tsuan Tze (Taoist second founder), back to the Taoist, Tsuan Tze,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discussed relative perception. e.g. A mountain looks like a plain when you look at it from infinity. The world is "Chun Hai yi Su" ----- a piece of rice in the vast ocean, etc... Thus Taoist asked us to empty our mind and void our paradigm. Sayings given are such as "Chin Sin Gua Yu"---cleanse the mind and lessen or rid of our desire, and calm our mind etc. Lao Tze said can I be a baby? For Buddhism, Buddha considered that we cannot perceive the "true state" of things because minds are attached or holding onto our "Wu Ming" --- "No brightness". Yes, as you and Zen master, e.g. 6th lineage, Wei Lun, always asked us to detach from both ends, i.e. not to hold on the world or paradigm. Way back before Buddha, Indian philosophy had also devised and developed different methods to "union with the Brahman"--- which is their perceived true state. Thus such as yoga, meditation, (look inward), etc... are many means to achieve such? Of course, western world, such a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considered that human beings are incapable of perceiving "the truth" except through the mercy of the "God".

On and on, the more I study, the more I found that human beings are unwilling to settle at their finite limitation. We know we are transient in this world. We know we are like an arrow can only be shot at one angle out of the 360 degree solid angle and cover a finite distance, We are not willing to accept that. Thus we create all kinds of models, philosophy, religions, or believe to satisfy our limited life. Do not misunderstand my last sentence, I respect all of these profound wisdom. They are spiritual food suit for individual background, exposure. taste and goal of life. You get used to vegetables now, if I asked you to go back to an all meat diet like Eskimo or American you would not do it, right? To me, this is similar of going from one tunnel to another tunnel like an earthworm. We are finite; we can only travel from tunnel to tunnel with our own choice. In tunnel A we see a green light, that is true and tunnel B we see a purple light and that is also true, tunnel C a white light, etc. The craziest thing to me is that people see a green light in tunnel A will proclaim it is a green light in all tunnels. It is fine that he/she asks a person to come to my tunnel to see the green light, but it is not fine to force all people to come to the same tunnel or kill all the people who say tunnel B has a purple light. People always confuse "truth is one"

真假難分

唐冬明

因偶然的機緣，接到幾張「視擾幻覺」圖片(見附圖)轉寄給網上一些同學、朋友分享。一位朋友從佛教的觀點談到這些圖片足代表一些佛教對世間真幻的看法。(註：他指出看法，簡單的說是指：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小弟多事，回了一小段中西文化對真假尋求我所認識的一點粗淺意見。特別對西方宗教信仰裡認為「真理是唯一」的發大感慨。掛上 e-mail 被阿威，神劍、耀祥諸兄看看，又被捉來炒文，還得命加添鹽油，煮大鑊飯，以饗諸善社大胃王。良以小弟如洪七公，好自煮自「歎」，蠍子、蜈蚣一律入肚，我之美味，不合眾胃口者多，當盡包涵，亦不必如楊過般硬吞入肚。

〔真假不同的領域〕

我如何存在？神的存在，和心靈的存在，我的存在，物質的存在，是否同一樣的存在？笛卡兒(De Cartes)說：「我思故我在」，莊子則說不知是莊周夢蝴蝶還是蝴蝶夢莊周，孰真孰幻孰假。休謨(Hume)對「慾望」不能下定義，不能下定義的東西是否存在？西方宗教講有神，佛教講無神無我，那個對？什麼是真？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的真，是否和同學求婚時說我真心愛你，或維吾爾族的姑娘真美，或這麻婆豆腐真辣，是同一樣的真，還是在不同的領域？如果是不同的領域我們如何去判決他的真假。(註上面寫的有屬理性、感情、觀感、經驗…等領域，第一句的真是理性(truth)，後三句的真是助動辭(really)，但只要把助動辭省去，還是變成事實的前提，可歸於不同的領域。)又真理為什麼要是「唯一」的？不能「唯N」嗎？「一」是數學觀念與真理又有什麼相干？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錯對是價值觀或道德觀又怎樣和真假連在一起？我們是怎樣「知」真假或錯對？這些都是知名的哲學問題。小弟不是哲學家，不在此作詳細討論，不然人人都要睡大覺。只就真假與知及真理是否是唯一的隨便說說，同學隨便看看聽聽。

〔真理是唯一的嗎？〕

在美國中北部有一個小城。這個城裡有三所大學及一個優異中學生數學與科學中心。這幾所大學及中心每年總喜歡請這裡一位無知的老中講一節中國保健的道理。他每次上課之前總喜歡帶一張紙。開講的時候就高舉這紙問同學們這紙是什麼顏色啊，同學起初懷疑他為什麼會問如此愚蠢的問題，我們大家又不是色盲。不過他堅持他們答。他們就異口同聲的答粉紅色。他說很好，你們都肯定了嗎？大家說肯定了。很好！他就把紙反過來，大家看見是綠色，他就說：你們起先答的一半是對的，一半是錯的，他又把紙傳給大家看。你們現在看到了這紙是一面粉紅，一面綠對不對？大家都說對。你們大家又都肯定了嗎？肯定了！他又說：你們再仔細看這紙中間是黃(中間有夾層紙壓成)，所以你們又對了也亦錯了。你們看見這夾紙四邊是黃色，你們又肯定這紙中間是黃色嗎？諸同學們就噤聲了。他就繼續說：我們雖然生長在三維空間，我們的眼睛看的只是二維空間，只看前面，不看後面。只看表面，不看裡面。得的永遠是片面真理。就常盲目地以為自己得到的是全部真理。我今日開講，你們從西方看見粉紅色，我從東方看見是綠色，你們也對我也對。但我們都不完全對，我們同是尋求知識學問真理。對我以下說的當作如是觀…。

這個小例子起碼告訴我們三件事：

- (一)真理不一定是唯一的，不同背景可以看見不同的真理。
- (二)不同的真理結論不一定是矛盾的。
- (三)我們真的尋求學問的，無法不謙虛聽別人的意見，因為真理常是多面的。

〔知的來源〕

要判斷真假對錯，就必須知道「知」的來源。一般而言不外乎：生、學、聞、見、經驗、推理、權威、直觀、頓悟等。生而知之者，如知餓，知痛，嬰兒吸奶…；學而知之者，如燒菜，煮飯，說話，打拳，寫字，彈琴…；聞而知之者最多亦最不可靠，上課，閱讀，聽別人說…；見而知之者，就像我 e-mail 圖片，非看見了不知我在說什麼「視擾」；經驗而知之者，如鹽鹹，糖甜，花香，屁臭…；推論而知之者，如人人皆有死，我也必有死…；權威而知之者，是聞中之特例，如遺傳因基有四個基本核酸 A.T.C.G.等。直觀而知之者，如見某人，即覺其為壞人，打坐觀照…等。頓悟則常於一學問積累功夫，偶然一旦豁然貫通，左右逢源。

〔聞知的可靠性〕

在以上的「知」法中，聞知為最廣泛知的來源，亦常是最不可靠的。最記得 1956 年香港暴動，我親身行經九龍城暴動區 (已沒有巴士，只好步行回家)次日看了星島，工商，大公，成報，文匯諸報的報導，同一事件，各報紙照片及文辭報導大有差異，左、英、右各有說法與渲染。這事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特別今天 e-mail 滿天飛也就是垃圾滿天飛。比方我收到一位朋友轉來一 e-mail 勸我不要再吃用 Canola 油了，原因是按附文原作者所寫該油是加拿大石油公司將剩餘油渣提煉出油以作食用。故稱 Canola，即「加油」(加拿大的加)之意。有穿腸之毒及諸多影響身體健康並許多副作用，停止食用即消失，言之鑿鑿 (註：但卻無實驗資料報告)。加拿大確有「Canola」為其西北之油田區，但幸好我亦親見 Canola 植物的培植，草本植物開黃花，遍野皆是。適宜於寒帶地種植及產植物食用油。當然我不反對花生油，玉米油，菜油，橄欖油，Canola 油各俱性質。但原作者將真假連結在一起，借善意的警告，作惡意的宣傳，則是居心莫測。可能是反對遺傳因基研究的極端份子吧。(因 Monsanto 公司正在研究因基改良 Canola 油產量)或者作者要賣他的 XX 油也未可知。所以同學們不可不慎。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從事科學研究的，雖然前人說的，專家說的我們還是要重新作實驗觀察。比方中學時將氫氣燃燒看他是否生水，讀數學時還是要重新證明前人證過的命題。如中學時代證明畢氏定理(Pythagorean)還要加三個正方塊，用補助線來證明呢。

〔西方的科學---條件真理〕

西方的科學依賴於學、聞、見、邏輯，推理四法。學是每樣學問所必需的，不必贅述。聞已如上面說未必完全可靠。因此西方的科學，方法偏重於見及推理。見是客觀的觀察或實驗。要達成觀，驗，推，三者必須先對要研究的事物加以客觀的定義，按定義而後作分類化或量化，最好能量化。如長度用公分，溫度用水銀計量用攝氏或 Kelvin 絕對溫度，重量用公克，以天平稱重…若不能量化的就分類。如生物學的系、類、門、綱、目、科。化學的原素週期表等。對實驗或觀察的結果常用分類模式或數學模式來表達他們之間的關係。如進化論，元素週期表，化學反應方程式等是分類的結果；牛頓的力學，力等於質量乘加速度 ($F=ma$)，愛因斯坦的能量等於質量乘光速的平方 ($E=mc^2$) 等等是量化的結果。量化的好處是可以利用數理邏輯推出更深入的結果。

西方的科學家瞭解他們所得出的結果或真理，不是全面的，而是「條件的真理」。在一定的條件，或假設範圍內，這個理才適用或才是真，出了這假設範圍此理則不真。如牛頓力學裡必須假設固體不變性，才能導致。蓋畢略(Kepler) 的天體橢圓運行軌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必假設光速是恆定的。畢氏定理必須假設兩平行直線永不相交的歐氏幾何公理。所以我們在中學證幾何時，總寫成「假設」、「已知」、「求證」、「證明」。這正是西方導出條件真理的科學方法。在數學以外的科學領域裡，只要把「證明」(或推理證明) 改為「觀察證明」或「實驗證明」就可以了。但牛頓力學不適用於量子力學，歐氏幾何不能蓋括非歐幾何…等，就是因為他們是條件真理。

〔觀察的限制〕

當西方的物理學家從廣觀進入微觀的時候，發現我們所依賴的客觀觀察法受到了限制。迪波爾(De Bohr)的「波包理論」及同時的海森堡(Heisenberg)「不確定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告訴我們在這範圍裡，我們任何的觀察必定干擾到受觀察的質點狀態，意思是說我們不再能知道它們的「真」況。管制這狀態的薛定諤(Schrodinger)偏微分方程的解答只是希爾伯特(Hilbert)空間的或然函數，意思是我們只能用可能的方式來表示而不能像牛頓力學般的用必然的方式來表示。又在觀察接近于光速的時候，這個世界變了。在這裡必須引入非歐幾何，微分幾何，兩點之間並不是直線最短了，所以孖生兄弟一個飛出，回來時一個已老了許多。另外黑洞理論也隨之而產生，那是能量的奇異點(Singularity)位置，一切都被吸進去不知壓縮成甚麼狀態了。最新的物理理論是泡泡理論 bubble theory，我們這宇宙只是眾多的泡泡中的一個泡，而每個泡有它自己的常數及幾何，而適宜生長的生命有它自己的型態。

[演譯推理的限制]

數學是科學之母，而數理邏輯的主要兩個方法是演譯法和歸納法。演譯法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數學，歸納法就是一般講的統計學。在十九世紀前，人們認為只要放入不矛盾的假設，用演譯邏輯就會導致不矛盾結果。其實不然，邏輯學家發現這基本系統內有兩種矛盾，一是語言矛盾，一是數學內在矛盾。語言矛盾比方說「我在說謊」，若我說謊是真，則我不在說謊，則我在說謊是假；若這句話是假表示我不在講真話，則我在說謊是真。內在的矛盾，如羅素(Russell Paradox)矛盾，肯陀矛盾(Cantor Paradox)。在十九世紀末，數學家將所有的數學放在集合論的基礎上，一切數學均可從集合論的基礎上推出來。當我們要討論任何數學元時，我們必先假設此元存在一最大宇宙集。(若不假設其存在於一集是無法進行討論的。)肯陀他證明不能有最大集，這最大集的所有子集所成集的「基數」(Cardinal number)大于原來最大集。當時人認為他發神經。但現在人們都承認他是對的。這系統有內在的矛盾，撇開這不說。廿世紀初的德國大數學家希爾伯特相信所有數學命題可以用數學證明出真假。但這個相信在 1930 被瑞士數學家哥德爾(Godel) 完全推翻了。他證明若是用數學邏輯裡這些有限的語言和邏輯運算(如存在，和集，交集，否定...等) 則數學中存在有「不可證明」之命題。意思是說數學中永遠有一個未知，而我們無法判斷它的真假。

[歸納法的結論只是或然的結論]

反過來看歸納法。它的作法是我們必須提出一對相反的前提。第一個前提 H0 是假設，第二前提 H1 是要想獲得結論的前提：比方 H0：A 藥對愛滋病無效，H1：A 藥對愛滋病有效。然後用實驗規劃來收集樣本資料，最後下結論，比方說 A 藥對愛滋病有效，而其錯誤率在百分之五以下。同樣平常人說高膽固醇容易引致心臟病的襲擊，也是同類的或然結論，而且更主要的這論証原是從白種人身上搜集的資料。他的結論是否能適用於黃種人呢？還是問題。黃種人多是先天高膽固醇，諸如此類細節的真假問題，這些或然的結論就導致最近這被用了超過半世紀的女性「更年期時該吃女性荷爾蒙」的結論的重新推翻與考驗。因為這些結論常不是全真也不是全假。同時在統計學裡，更存在一現象稱「遜森姆矛盾論」(Simpson Paradox)見如下例子：

有一公司廣告說我們的 A 藥比另一公司的 B 藥有效(見表格)

重病

	有效	試用人數	有效率
A	40	200	20%
B	30	200	15%

輕病

	有效	試用人數	有效率
A	85	100	85%
B	300	400	75%

B 公司看見了這廣告，也就出另一廣告說我們 B 藥對這病較 A 藥有效很多(見表格)

	有效	試用人數	
A	125	300	42%
B	330	600	55%

結果打官司，B 藥公司說我們只是將 A 公司的試用人數和有效人數合起來而矣。我們也沒有做假資料。假如你是法官，如何裁判這官司？這個也是我說的真假難分的一部份。真和假豈是像壹加壹等於貳那麼明瞭嗎？

〔西方科學的成就〕

西方科學的成就，特別對物質的研究，因為物質適宜於客觀的觀察。這研究達到史前未有的高峰。飛機能飛上天，汽車到處跑，要光有電燈，人能登上月球。我們能在瞬間看見千里外的形像，和千里外的親人通話，真是奇蹟。我們像活在一個神話世界，在廿一世紀，由於電腦的發展及遺傳因基的發見，科學將有更輝煌的成就。但在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不要忘記瞭解它的限制。西方科學家的態度是嚴謹的，謙虛的。他們知道它的限制，而反而是我們這一般外來的，對科學似懂非懂，常認為科學是萬能的，好像什麼事物不合科學就沒有價值。事實上科學只能涵蓋向外觀察物質界理性領域。在人生的範圍裡還有生命、感情、精神、德性的領域。藝術、音樂的美好，精神的和諧，德性的完滿，都不賴於科學的成就。

〔宗教信仰是屬情的，屬科學以外的〕

西方的分析精神表現在它的科學。超越精神表現在它向天型式的宗教信仰。當然西方還有法治，唯美及後來的自由民主精神。只是它們與真假無關，不在此討論。科學是理性的表現，但宗教信仰是屬情的，一般來說無理可言。(註：這不是完全對的，在佛教中卻是常用推理的有因明五支法，三支法。這個傳承 還明顯存於法相唯識宗，密宗等。這要等說到東方文化時再細談) 因為在信仰裡，我們第一要求是信，信是一個選擇。這個選擇可以跟據理，也可以不跟據理，而絕大部分是不跟據理的。而常是跟據我們自身傳統的背景，如情人眼裡出西施，你說她普通，他卻覺得天下至美，甚至可以為情而死。又比方我信這石是神，你怎麼說，我就是信，有何道理可言？你能反駁我嗎？你就是把石打爛成石粉，我說那神還在石粉裡。你說不合理，什麼不合理，合什麼理？你的理還是我的理？阿拉伯人拜黑石神，所以謨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人每年必回去麥加城朝拜他們的黑石神。故朝聖的傳統亦延至今日。埃及人信太陽神，河神(沙漠裡太陽最威猛)。波斯人拜火神。中國人拜天地，祖宗，聖賢。印度人認為婆羅門在所有物事裏。以色列人拜無形像的神。(註：以色列人到處被趕，我請問去過戈壁灘和沙漠的同學，在這一望無際的熱石岩沙礫上行走，你能帶些什麼？水和乾糧，其他除了防風沙冷熱的帳幕，最好愈少愈好，否則寸步難行，那沒有帳幕的人在晚上和衣而睡在這軟硬的沙礫土上，自然看見無邊無際，無窮穹蒼的星天宇宙。自然會叫：「天啊！我們為什麼要受這種白天燙腳，晚上寒涼，無飲食到處流浪的淒苦，最好帶我們到那有水草的地方去安居(流奶與蜜之地)……」

以色列人的流浪地就是沙石礫地。這無邊無際，神的形像自然地形成。如果你帶什麼像，大的太笨重，小的被包來裝去，在沙礫土上自然易損壞遺失，敵人來了更是無法收拾。但這天際天天跟著我們，所以他們的籬櫃裡沒有神像，只裝他們維持民族歷史的寶貴 Torah。而他們的神就是向天看的，所以今天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教堂都是引人向天看的。因生長環境不同，在信仰上自然不同。這也像南方人天天要吃飯，北方人天天要吃麵。飲食的選擇和信仰的選擇有什麼分別呢？那天天吃飯的，幾天不吃飯就不舒服，非要吃飯不可，不可理喻。我聽過人對一朋友說信佛教不科學，難道信基督教、回教就科學了？也聽過人說拜菩薩是迷信，難道信天主教、基督教就不迷信了？從信上講，大家都只是一個選擇，不能說因我看見粉紅色的就說綠色是迷信；或綠色的說粉紅色是迷信。當然那些已有了一個信仰的人，總不同意我的說法，特別是信西方宗教信仰的。他們永遠覺得自己是擁有真理，別人信的都是「垃圾」，這個看法是怎樣產生的？

〔西方信仰的強烈保護性，權威性和排他性〕

任何生物都有先天的團體保護性以求其種族繁衍。當你踏死一隻小螞蟻，一群螞蟻就來咬你和你拼命。你打一隻蜜蜂一群蜜蜂就來追你。你在白人區打架，不管你是你非，成群白人就會逢擁上來。所以白人幫白人，黑人幫黑人，黃人幫黃人是天生的自然趨勢。同樣信仰和團體也是一樣。大家如果是同一信仰或團體就會稱弟兄姊妹，同道，同志，很親熱。對那不屬同一信仰或團體的，我們就稱外道，外邦人，敵對黨，異族。好的抱好奇態度，差一點的就抱不信任及懷疑，壞的就持歧視的態度。如我們稱白人蕃鬼佬，洋鬼子。他們就稱我們黃種豬。我們又稱印度人為摩羅叉(即黑夜叉)等。稍為有一點利益關係，就會「黨同伐異」。所以孔老夫子就說「君子不黨」。過份的保護性就常生出排他性。白人排黑，白人或東南亞人都排華，巴基斯坦回教排印度教，印度的印度教排回教等。

在歷史上，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到西乃山(阿拉伯半島與埃及之間的小三角半島)以色列人意見與信仰分歧。什麼牛鬼蛇神都出來了，要團結以色列人帶他們走到安居的地方，就必須有權威。那摩西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從政稱王，另一條是從神權領導。從政你必須有班底馬仔，從神權則更超於政治，亦無須馬仔。所以摩西從西乃山下來，忿怒的扔下十誡，其第一誡就是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神。他的做法給了他神授的權威，也統一了以色列人創了猶太教。(謨罕默德為了統一阿拉伯族，也是從神權而不從政。)但這第一誡卻有強烈的排他性。本來這猶太教只在一民族一地方流行也無關緊要，(比方日本有神道教，奉日皇為天皇。它不流行到其他地方，則影響不大。)但猶太教後來又出了耶穌，之後又有謨罕默德。這個排他性就隨著他們所創的教而擴大了。過份的保護性，強烈的排他性，只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名勢，鞏固自己的權益(或團體的權益)，而不是為了真理。真理的本身是不設防的。牛頓的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Watson 及 Crick 的因基螺旋模式，達爾文的進化論，曾何設防，因為真理是顛撲不破的。即使耶穌(代表愛的真理)，也是不設防的，所以才被訂死。但這些真理，卻引得萬人歸附。因此走十字架的道路，和那自以為歸附擁有真理的完全是兩回事。而人們常把它們混淆在一起，正是真假不分。別人利用我們，我們也給別人利用。那因信(有組織或無組織)而持槍殺人或放炸彈的，只不過是走這條「含混」路上典型的明顯例子而矣，其愚可悲。

〔西方信仰知的方法是權威與經驗〕

我上面說過信仰是屬情的，而西方信仰的知只是透過權威與經驗，而經驗是個人的背景或是後來的體驗。權威是怎麼說呢？就是如前說的神是唯一的。誰說的。「神」說「神是唯一的」？誰說神是至高無上的？經上說的！

這經又是誰寫的？神默示眾先知寫的。在學理上這稱為輪迴論證，即自說自話，自封為王。(註：神默示總是先知寫的。這是提摩太後書三章保羅的說話。在保羅的時代還沒有聖經呢。所以他也沒用聖經這二字。祇是今天信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認為包括這四十四位作者的聖經就是獨一無二的。而保羅既不能先見今天的聖經成書，也不知道後來還會有可

蘭經，摩門聖經，我們怎知他說的就是這本聖經呢？而天主教還有許多經，猶太教也不承認保羅書信，那誰對呢？）(但記住我說過信仰不是屬理性的，除佛教例外，故不能用常理去說。若用理說表示討論的人還未完全明瞭宗教信仰，就不能繼續討論。) 這個權威性經章就和所有君王一樣，我們以前歷代君王都是自封為天子，一天之下萬人之上，天下只容許一人是天子；這樣才可以家天下。同樣，神是真理，真理是唯一的，就可以家信仰，家天下的方法有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家信仰自然亦是同樣有順我者上天堂，逆我者下地獄。可蘭經在每章最後常寫「阿拉」是至慈的，也是至公義的，就是提醒這個意思。在政治裡，說錯一句逆家天下的常被稱為叛逆，反動份子，匪寇，可以被誅九族。在宗教裡有不順從說法的，就是異端邪說，是魔鬼，丟進火湖。所以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因地圓說而被處死，清教徒也多被迫害流亡海外。西方文藝復興前有君權神授，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產生人權及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就是針對這權威的「不平」則鳴。但是這個唯我獨尊，一天之下無二神，無二信的歷史成因與觀念卻替人類帶來許多災難。以往的十字軍東征，清教徒的受迫害，今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拼個你死我活，信耶和華的和信阿拉的彼此殘殺。雖然這裡面混有其他很多政治，經濟，民族等複雜因素。但這個只有我信的是真理，那沒有真理的人，死亦不足惜。這個「家信仰」的觀念無疑是一個強烈的幫兇，對我而言耶穌，罕默德他們恰如鑽石、鮮花，卻被這無可奈何的歷史背景，卻像鑽石蒙上了厚厚的灰塵，鮮花栽在牛糞上了。

〔假如神只有一個，真理，真是唯一的，你怎麼說？〕

耀祥兄曾問過小弟，假如真理就只有一個，你又怎樣說法？耀祥兄是很謙和客氣的君子，當然他用「假如」，「假如」就是不確定。不過現在算它確定來討論，在這種情況之下，那只有「信」與「不信」和「不採用信」的三途。雖然他是被耀祥兄假定是先天確定了，但在我們有生之年，這短短的時空無法從觀察，經驗，推理來驗證它的真假，因為它不是像吃糖那樣的簡單事。比方經上說神六天完成創世，第七天休息。我無法知它真假錯對。同樣的有人說「人」是太空外來的，我也無法知它錯對。這裡就是生出所謂「信之則有，不信則無。」的理論。但孔老夫子則較合理，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為什麼對自己不知的事要信它？我亦不必信它是真，亦不必信它是假，我亦不必辯護它是真，辯護它是假。因為這話是別人說的，而我是沒有根據及理由去辯護別人說的話，而別人說的說話，要使我相信必定引用「權威」。所以今天的什麼 Cult 都是如此。做廣告賣藥的，賣運動器材的，都說他們是醫生，是專家，你信嗎？而那些什麼 Cult 也都說是神默示的，而獨要你信這個不信那個？相對的，對那沒有看見過的，我們就相信它是假嗎？同學看過可蘭經嗎？看過佛經嗎？看過奧義書嗎？看過聖經嗎？如果連看都沒有看過，又怎能知道它們是假？那假又只是聽別人說的。你說不是呀！我是聽神說的。神怎麼說呢？那也是聽別人講是神說的。你說不是呀！我是禱告聽神說的，我不反對人有宗教神靈的經驗，但你必先「相信」了有這樣的神而否定了別的事物，你才去禱告。我們只不過「相信」你本來「相信」的，但對我而言，對我不知的事，我為什麼要下判斷呢？為什麼一定要採用「信」與「不信」。難道我不能用不採取信與不信的態度，而用欣賞求知的態度，看我們人類怎樣被這些問題困擾，怎樣救解脫。

(2)假如真理確是這樣的。那小弟只能說：我只選那服我心的部份，那不服我心的我又何必欺瞞自己去臣服呢？天下是需要有像加里略（幸好他和教皇保祿七世是好友，故未被處死），哥白尼這樣的人，我生為何？我死為何？生而欺騙自己，欺騙自己必定無歡，無歡又何必生呢？與下火湖何別？下火湖反而自己心安理得呢！

(3)小弟寫這真假難分就是希望大家莫要「執著」。在理性上講肯陀已證明無最大基數集，在觀念上能有最大的神嗎？當然我這裡不能用理性的比論來運用。但即從經驗上說，我們也不能由經驗驗證。既是出於「相信」一途，那就正如我前說，見粉紅色是真，不能否定綠色不真。何況，現在這相信的「真」，只是最近這二、三千年的事。二、三千年前沒有這個說法，再二、三千年後也不一定是這個說法。可能有耶穌第二和第三。他的說「法」可以如下：(耶和華唯一的「神」不錯，阿拉是唯一的「真神」也不錯，但我這裡有幾位不是神，

而是超神的，他們的力量更大，是無震怒，熄火湖，不專橫霸道，和平，自由，溫暖……等)。二、三千年在宇宙的時空只是「滄海一粟」。我今日抬頭看光亮的天，白雲的飄動，天涼轉寒，就當這是真理，只是恰如「井底之蛙」。而東方正是黑夜有明朗的月色，也很溫暖呢，我卻沒有想到，看到，感覺到。

(4)我打 e-mail 太息的原因。今天西方的信仰還是在原始時代的強制權威時期。我記得中學證明數學，矛盾的符號常用兩相向的箭頭→ ←。的確兩箭頭在一維空間相向的移動，必定會相撞，但是把空間放到二維則一個可以自由向東，一個向西而永不矛盾相撞。如果我們硬要認為真理是唯一的，只有我的對，你的不對，則就是強制矛盾，就是把箭頭定要放在一維空間，他的結果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人類為什麼要這樣自我中心呢？這是原始時代的糲粍。「我所見的是真理」和「祇有我所見的是真理」，雖然是兩字之差，但卻是天淵之別。史太林，希特勒他們的作法，用的不是後面這句嗎？事實上十誡之第一誡只需改為：我是神，是唯一的。即沒有問題。好比耀祥兄是人，是唯一的，開天闢地至今或以後再找不到同一的耀祥兄。

(5)在聖經上來說耶穌已明明由唯一的變成唯 N 了。但人們常固執著一般傳教的說法就不去理會那耶穌說的。在約翰福音第十章卅四節裡，法利賽人常問耶穌你為什麼稱自己是神子。耶穌說：經上明明記著說你們都是神。律法的話豈是能廢的。(這經上是指詩篇，耶和華對祭師說的。) 這個「神」字在猶太教裡是很重的。英文聖經又加鹽加醋把 God 字改為小寫，小弟去猶太教堂看他們經典裡的希伯來文。希伯來文一律字體無大楷小楷之分(求學問真難)，但是要作神嗎？必須看基督的生命。他講撒瑪利亞人，也常在漁夫，稅吏，法利賽人看不起的稱為「不義」的人男人婦女，麻瘋病人等中間工作，被釘死了，還要寬恕那釘他的人呢。

〔後記〕

小弟本來是想按腹稿跟 e-mail 寫一點粗淺的關於儒釋道東方怎樣從陰陽相對，佛家怎樣用因明五段論法(推理)，聞知與直觀求知。以至中國禮樂德性向內的文化。但已發覺寫得太長了，再寫同學都要看得睡覺了。還是收筆的好。讓同學們有個清靜。

但是最後有一點，我不要讓同學誤會是勸人不要信仰，或是故意要批評什麼宗教信仰。照理說，那不合情理的。我不去信它，就不關我事。但是人類宗教裡的爭端殘殺，今日又見巴里島炸死二百多人。這無法不使人痛心太息。而我歷來學習和思想現今書寫這些，只是希望朋友同學們，我們既然唸了這麼多的書，就應該分清糲粍和精粹。我們不必人云亦云，人信亦信。一竹篙的信法，全盤無條件接受的信法大有問題。不管你信基督，天主，回教，佛教，道教，祆教，摩門，大同教，印度教，民裕宗教信仰．．．等，都是一樣。當選取可信的信，有益人生，人類，世界的信。不合德性的為什麼要信，阻礙人類共同和睦相處與互相友愛的部份為什麼要信，什麼法則道理要我們全部接受？

即使最簡單的比方，不知同學有沒有翻一下猶太經，天主教經，摩門經，聖經，可蘭經。他們的取捨都不一樣。而聖經只不過第三世紀紅衣主教開會，將當時流行的許多經卷比較認為可靠的列下。到新教時代，教徒將這些散卷冊輯成書，而天主教又多七卷，Smith 的摩門經又是不同。這和六十年代流行中國的「小紅書」的編輯何別？這麼多經，每部都是「唯一」的，你信得了那部？只因我們先吃了飯，就排斥了別人每天吃薯粉？

我也記得在高中時對這問題的思考，就自己寫下了一篇放在抽屜裡的文章(今原稿已佚)「是人創造了神，不是神創造了人」。每個宗教或信仰裡都有許多神話，如中國女媧補天，希臘羅馬神話，印度教神話，猶太教亦是神話，只是信的人總是說看己的不是神話，是真理，別人的都是神話，又特別從根據聖經裡神的形象與模式寫的，因為聖經從君王子民變到主僕，到父子，牧羊人與羊，最後夫妻。明顯是人際關係及遊牧民族的經驗。假如是蜘蛛就不會用夫妻，因為會被吃掉，是背子猴就用母子，不用父子。是牛馬就不用主僕。做完了一輩子辛

苦的工，到老了還要被宰來吃。在暴君之下的奴隸是絕不肯用君王子民，耕田的人是只講庄稼收成，不講羊的，隔壁的羊還偷偷吃我家的菜。如果真是神，祂豈是這樣形象嗎？可能是來無風去無影，住在我們每個細胞裡，也不知道。當然這是小孩的玩意，想起來也好笑。不過這類的思想也促使我上大學要選讀一些世界宗教。比較宗教的課程與哲學作稍為進一步的看別人怎樣對這些事物的瞭解。

相對的來說，事實上一個信仰常改變了人的生命。那因信仰走壞的像現在開槍放炸彈殺人或自殺（雙方都有，都是借我站在真理的這邊）；那好的，我也親見和親聽見許多親友的敘述，從儒家的，信佛的，信基督的，他們從頹喪的生命中，或曾想過自殺了絕一生，而轉移到成為一位有為上進和幫助別人的人。這種生命的光輝，常是由信仰中激發出的大力量，因為信仰是屬感情的。感情的力量最大，如父母之愛，情人之愛。宗教之熱衷，常使人生命賦與價值，心靈得到安息。當我們得到這些，心胸中就會生出無窮力量，也會憐憫和同情別人。而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人可以走沙漠的路，有人可以走海路。今日也可以從天上飛，所以信了一條路，不必執著自己信的去否定別人。那是信仰中垃圾的垃圾。我們不必抱著別人的垃圾跟著走，倒是須要把他們的寶貝挑選出來。

最後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海邊拾石子貝殼的小孩，而世界上充滿著無數漂亮的石子與貝殼，實在太多了，而沙灘是永遠走不完的，而我只去過幾處而矣。

編後話

多謝各同學合作，通訊（應是第十四期）又再出版。今年捐款人數眾多，小女婚禮時，黃祖同與威漢合作向同學籌到 \$280 元，在中國旅行時，亦有無名氏捐出 \$150，其他捐款同學有李威漢，馮啟生，黃馨龍，朱念之，羅子華，許行，胡炎章，共 \$653 元。估計費用為：影印 \$150，彩色油墨 \$120，信封及釘裝 \$15 郵費 \$100。大約費用共為 \$385。餘款約 \$268 元留作明年之用。

多謝。

China Trip



China Trip



China Trip



羅子華 Edward Loh family



福滿樓聚餐



年宵會



李永寧 family



唐冬明 family



培正同學會秋遊-1



培正同學會秋遊-2



聚餐－東海酒家春茗



同兆禧與江澤民 ChowNjiang



同兆禧與江澤民 ChowNjiang



威漢 WaiAnniversary-1



威漢 WaiAnniversary-2



威漢 WaiAnniversary-3



殷旭輝嫁女、蔡德成娶媳



胡塗嫁女 WuWedding

